

答：手机上这类软件有很多

lk765comPJ <http://www.lk765.com>

答：手机上这类软件有很多

挂机投票网赚的本色是什么...答：手机上这类软件有很多；重要没关系分为三大类，听说麒麟网赚。一.转发类 这类软件重要是用户议决转发该软件内指定的文章到同伙圈，空间也许其他社交平台，手机。苦力网赚答手机上这类软件有很多你的好友议决你的分享观赏了文章，article/newadd_n7j7rfeu/2917.html。答：手机上这类软件有很多。你就没关系得到相应的嘉勉，网赚返佣。但是这类软件嘉勉很低，看看软件。一个观赏量就一两分钱

淘宝店铺的收费扩大本拥有哪些?...问：对比一下宝盒子网赚。想知道原理、为什么挂着机什么事都不干都会有支出答：挂机就是必要下载一个软件登陆后，你看这类。软件主动会去流览他人的网站，事实上新手网赚。为网站增加人

小咪投票平台网赚是真滴么?...答：想知道很多。嗯就是，网赚系统。要警惕

网红、微商、打招呼等语音素材

兼职打字，机上。投票等的网赚学院是骗人的！！千万不要...答：听说答：手机上这类软件有很多。把昵称窜改为网址...例如诚信精选网赚网 9、邮件列表网站扩大法。就是按期不按期13、网站排名投票网站扩大法。参与其他的网站推出的网站排名...也许给其他站举办

何如用手机间接赚现金，分享我用手机赢利的几种本领...问：不知道是不是真滴，反正注了，假使是假滴，我就不玩啦。这个：ht答：星爷收费网赚投票平台-专业收费投票平台...专业网赚平台...大师一块儿来..星爷投票平台是一个没关系让大师收费网赚的住址...所谓网赚...就是网络赢利...由于为我们投票平台...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所以称之为收费网赚...投票平台只是收费网赚的一种...分析起来命名为

想网赚群每天花结果小时的时间就可以了

答：手机上这类软件有很多

挂机投票网赚的实质是什么,答：手机上这类软件有很多；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一.转发类 这类软件主要是用户通过转发该软件内指定的文章到朋友圈，空间或者其他社交平台，你的好友通过你的分享浏览了文章，你就可以获得相应的奖励，但是这类软件奖励很低，一个浏览量就一两分钱淘宝店铺的免费推广方法有哪些?,问：想知道原理、为什么挂着机什么事都不干都会有收入答：挂机就是需要下载一个软件登陆后，软件自动会去流览别人的网站，为网站增加人小咪投票平台网赚是真

滴么?答: 嗯就是, 要小心兼职打字, 投票等的网赚学院是骗人的!! 千万不要, 答: 把昵称修改为网址, 例如诚信精选网赚网 9、 邮件列表网站推广法。就是定期不定期 13、 网站排名投票网站推广法。加入其他的网站推出的网站排名, 或者给其他站进行怎么用手机直接赚现金, 分享我用手机赚钱的几种方法, 问: 不晓得是不是真滴, 反正注了, 如果是假滴, 我就不玩啦。 这个: ht答: 星爷免费网赚投票平台-专业免费投票平台, 专业网赚平台, 大家一起来.. 星爷投票平台是一个可以让大家免费网赚的地方, 所谓网赚, 就是网络赚钱, 因为为我们投票平台, 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所以称之为免费网赚, 投票平台只是免费网赚的一种, 综合起来命名为商流汇网赚圈项目最新引流教程及招募活动, 2017年7月17日

1、 加入商流汇社群后, 我们每周固定分享两次干货, 2、 我们不能保证您进了我们的社群后能赚到多少钱, 但是可以保证给您提供一个很好的网赚圈的圈子, 网赚各种骗局汇总, 给网赚小白一点关于网络赚钱的提示, 营销的书也赚不了钱, 就是想在自己的书架上多一本自己写的书

2、 建一个新的网赚博客, 为了赚钱, 百家汇网赚项目 | 百家汇博客, 一个让新手少走弯路的真实网赚项目平台, 淘汇站黄金广告位 标签 easy-forex 易信外汇 互联网P2P 基金理财 外汇分析 外汇名词 外汇学堂 外汇网赚山寨币 广告联盟 建站主机 微博网赚手机网赚投资理财 挂机国外网赚为什么比国内网赚好? - 知乎, 2018年1月19日

首先国内的大环境, 不懂英语或者英语差的人很多, 所以导致做国外的网赚的门槛稍高一些, 门槛高了做的人自然少了。同样的CPA, 在国内可能是2块一个推广, 而百家汇博客, 一个让新手少走弯路的真实网赚项目平台 | 一个草根站长, 泛宝汇博客, 一个汇集网赚项目和网赚资讯的网赚博客! 分享各种网赚项目和网赚资讯, 主要分享的项目包括免费赚钱, 投资赚钱, 手机赚钱等, 对分享的每个项目进行分析并提出淘汇站|让网赚理财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 分享网赚前沿资讯信息, 百家汇细分群组长县长当时在推, 因为我本身对于金融这块无感, 当时就了解了下直到这两天, 圈内老司机们纷纷下海, 我意识到这个东西最近会火, 网赚圈的老司机们下海足以得意网 | 网赚博客, 关注网络赚钱项目的网赚自媒体, 你关注的人决定了你的世界, 关注互联网创业, 网络赚钱项目! 网络赚钱, 关注洋得意网赚团队, 打造一个小而美的精品网赚博客! ctrl+d 收藏本站 合作伙伴: 得意网 得意兄弟泛宝汇博客-一个汇集网赚项目和网赚资讯的网赚博客, 2017年8月2日

网赚精英汇招募进行中!! 如果你想学习网络赚钱知识, 来网赚精英汇没错! 如果你想获得更多网赚资源和教程, 来网赚精英汇错不了! 如果你想扩展更多人脉, 网赚神器破解版c 带您网络上赚钱【加微扣: 486-161-19】 微.扣已开通 网页打不开请直接微.信联系 “我交了好运气, 我交了好运气, 我为幸福唱歌曲……” 然后他就一遍一遍地唱, 不让货郎的激情稍减。依我听来, 他的技术不算精到, 在关键的地方常出差错, 但他的嗓子是相当不坏的, 而且唱一个上午也听不出一丝疲惫。太阳也不疲惫, 把大树的影子缩小成一团, 把疏忽大意的蚯蚓晒干在小路上, 将近中午, 我们又在祭坛东侧相遇, 他看一看我, 我看一看他, 他往北去, 我往南去。日子久了, 我感到我们都有结识的愿望, 但似乎都不知如何开口, 于是互相注视一下终又都移开目光擦身而过; 这样的次数一多, 便更不知如何开口了。终于有一天——一个丝毫没有特点的日子, 我们互相点了一下头。他说: “你好。”我说: “你好。”他说: “回去啦?”我说: “是, 你呢?”他说: “我也该回去了。”我们都放慢脚步(其实我是放慢车速), 想再多说几句, 但仍然是不知从何说起, 这样我们就都走过了对方, 又都扭转身子面向对方。这些人现在都不到园子里来了, 园子里差不多完全换了一批新人。十五年前的旧人, 现在只剩我和那对老夫老妻了。有那么一段时间, 这老夫老妻中的一个也忽然不来, 薄暮时分唯男人独自来散步, 步态也明显迟缓了许多, 我悬心了很久, 怕是那女人出了什么事。幸好过了一个冬天那女人又来了, 两个人仍是逆时针绕着园子定, 一长一短两个身影恰似钟表的两支指针; 女人的头发白了许多, 但依旧攀着丈夫的胳膊走得像个孩子。 “攀” 这个字用得恰当了, 或许可以用 “搀” 吧, 不知有没有兼具这两个意思的字。五还有一些人, 我还能想起一些常到这园子里来的人。有一个老头, 算得一个真正的饮者; 他在腰间挂一个扁瓷瓶, 瓶里当然装满了酒, 常来这园中消磨午后的时光。他在园中四处游逛, 如果你不注意你会以为园中有好几个这样的老头, 等你看过了他卓尔不群的饮酒情状, 你就会相

信这是个独一无二的老头。他的衣着过分随便，走路的姿态也不慎重，走上五六十米路便选定一处地方，一只脚踏在石凳上或土埂上或树墩上，解下腰间的酒瓶，解酒瓶的当儿迷起眼睛把一百八十度视角内的景物细细看一遭，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倒一大口酒入肚，把酒瓶摇一摇再挂向腰间，平心静气地想一会什么，便走下一个五六十米去。还有一个捕鸟的汉子，那岁月园中人少，鸟却多，他在西北角的树丛中拉一张网，鸟撞在上面，羽毛钺在网眼里便不能自拔。他单等一种过去很多面现在非常罕见的鸟，其它的鸟撞在网上他就把它们摘下来放掉，他说已经有好多年没等到那种罕见的鸟，他说他再等一年看看到底还有没有那种鸟，结果他又等了好多年。早晨和傍晚，在这园子里可以看见一个中年女工程师；早晨她从北向南穿过这园子去上班，傍晚她从南向北穿过这园子回家。事实上我并不了解她的职业或者学历，但我以为她必是学理工的知识分子，别样的人很难有她那般的素朴并优雅。当她在园子穿行的时刻，四周的树林也仿佛更加幽静，清淡的日光中竟似有悠远的琴声，比如说是那曲《献给艾丽丝》才好。我没有见过她的丈夫，没有见过那个幸运的男人是什么样子，我想象过却想象不出，后来忽然懂了想象不出才好，那个男人最好不要出现。她走出北门回家去。我甚至现在就能清楚地看见，一旦有一天我不得不长久地离开它，我会怎样想念它，我会怎样想念它并且梦见它，我会怎样因为不敢想念它而梦也梦不到它。现在让我想想，十五年中坚持到这园子来的人都是谁呢？好像只剩了我和一对老人。在我的头一篇小说发表的时候，在我的小说第一次获奖的那些日子里，我真是多么希望我的母亲还活着。我便又不能在家里呆了，又整天整天独自跑到地坛去，心里是没头没尾的沉郁和哀怨，走遍整个园子却怎么也想不通：母亲为什么就不能再多活两年？为什么在她儿子就快要碰撞开一条路的时候，她却忽然熬不住了？莫非她来此世上只是为了替儿子担忧，却不该分享我的一点点快乐？她匆匆离我去时只有四十九呀！有那么一会，我甚至对世界对上帝充满了仇恨和厌恶。后来我在一篇题为“合欢树”的文章中写道：“我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闭上眼睛，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很久很久，迷迷糊糊的我听见了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似乎得了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从树林里穿过。”小公园，指的也是地坛。我竟有点担心，担心她会落入厨房，不过，也许她在厨房里劳作的情景更有另外的美吧，当然不能再是《献给艾丽丝》，是个什么曲子呢？还有一个人，是我的朋友，他是个最有天赋的长跑家，但他被埋没了。他因为在文革中出言不慎而坐了几牢，出来后好不容易找了个拉板车的工作，样样待遇都不能与别人平等，苦闷极了便练习长跑。那时他总来这园子里跑，我用手表为他计时。他每跑一圈向我招下手，我就记下一个时间。每次他要环绕这园子跑二十圈，大约两万米。他盼望以他的长跑成绩来获得政治上真正的解放，他以为记者的镜头和文字可以帮他做到这一点。第一年他在春节环城赛上跑了第十五名，他看见前十名的照片都挂在了长安街的新闻橱窗里，于是有了信心。第二年他跑了第四名，可是新闻橱窗里只挂了前三名的照片，他没灰心。第三年他跑了第七名，橱窗里挂前六名的照片，他有点怨自己。第四年他跑了第三名，橱窗里却只挂了第一名的照片。第五年他跑了第一名——他几乎绝望了，橱窗里只有一幅环城容群众场面的照片。那些年我们俩常一起在这园子里呆到天黑，开怀痛骂，骂完沉默著回家，分手时再互相叮嘱：先别去死，再试着活一活看。现在他已经不跑了，年岁太大了，跑不了那么快了。最后一次参加环城赛，他以三十八岁之龄又得了第一名并破了纪录，有一位专业队的教练对他说：“我要是十年前发现你就好了。”他苦笑一下什么也没说，只在傍晚又来这园中找到我，把这事平静地向我叙说一遍。不见他已有好几年了，现在他和妻子和儿子住在很远的地方。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那是个礼拜日的上午。那是个晴朗而令人心碎的上午，时隔多年，我竟发现那个漂亮的小姑娘原来是个弱智的孩子。我摇着车到那几棵大栎树下去，恰又是遍地落满了小灯笼的季节；当时我正为一篇小说的结尾所苦，既不知为什么要给它那样一个结尾，又不知何以忽然不想让它有那样一个结尾，于是从家里跑出来，想依靠着园中的镇静，看看是否应该把那篇小说放弃。我刚刚把车停下，就见前面不远处有几个人在戏耍一个少女

，作出怪样子来吓她，又喊又笑地追逐她拦截她，少女在几棵大树间惊惶地东跑西躲，却不松手揪卷在怀里的裙裾，两条腿袒露着也似毫无察觉。摇着轮椅在园中慢慢走，又是雾罩的清晨，又是骄阳高悬的白昼，我只想着一件事：母亲已经不在。在老柏树旁停下，在草地上在颓墙边停下，又是处处虫鸣的午后，又是鸟儿归巢的傍晚，我心里只默念着一句话：可是母亲已经不在。把椅背放倒，躺下，似睡非睡挨到日没，坐起来，心神恍惚，呆呆地直坐到古祭坛上落满黑暗然后再渐渐浮起月光，心里才有点明白，母亲不能再来这园中找我了。它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四百多年里，它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圮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四有一次与一个作家朋友聊天，我问他学写作的最初动机是什么？他想了一会说：“为我母亲。为了让她骄傲。”我心里一惊，良久无言。回想自己最初写小说的动机，虽不似这位朋友的那般单纯，但如他一样的愿望我也有，且一经细想，发现这愿望也在全部动机中占了很大比重。这位朋友说：“我的动机太低俗了吧？”我光是摇头，心想低俗并不见得低俗，只怕是这愿望过于天真了。他又说：“我那时真就是想出名，出了名让别人羡慕我母亲。”我想，他比我坦率。我想，他又比我幸福，因为他的母亲还活着。而且我想，他的母亲也比我的母亲运气好，他的母亲没有一个双腿残废的儿子，否则事情就不这么简单。“园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荫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想事，搬一杈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蜂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四百多年就座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它不远的地方——五十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它周围，而且是越搬离它越近了。我常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那是个礼拜日的上午。那是个晴朗而令人心碎的上午，时隔多年，我竟发现那个漂亮的小姑娘原来是个弱智的孩子。我摇着车到那几棵大栾树下去，恰又是遍地落满了小灯笼的季节；当时我正为一篇小说的结尾所苦，既不知为什么要给它那样一个结尾，又不知何以忽然不想让它有那样一个结尾，于是从家里跑出来，想依靠着园中的镇静，看看是否应该把那篇小说放弃。我刚刚把车停下，就见前面不远处有几个人在戏耍一个少女，作出怪样子来吓她，又喊又笑地追逐她拦截她，少女在几棵大树间惊惶地东跑西躲，却不松手揪卷在怀里的裙裾，两条腿袒露着也似毫无察觉。有一回我摇车出了小院；想起一件什么事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站在原地，还是送我走时的姿势，望着我拐出小院去的那处墙角，对我的回来竟一时没有反应。待她再次送我出门的时候，她说：“出去活动活动，去地坛看看书，我说这挺好。”许多年以后我才渐渐听出，母亲这话实际上是自我安慰，是暗自的祷告，是给我的提示，是恳求与嘱咐。只是在她猝然去世之后，我才有余暇设想，当我不在家里的那些漫长的时间，她是怎样心神不定坐卧难宁，兼着痛苦与惊恐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现在我可以断定，以她的聪慧和坚忍，在那些空落的白天后的黑夜，在那不眠的黑夜后的白天，她思来想去最后准是对自己说：“反正我不能不让他出去，未来的日子是他自己的，如果他真的要在那园子里出了什么事，这苦难也只好我来承担。”在那段日子里——那是好几年长的一段日子，我想我一定使母亲作过了最坏准备了，但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你为我想想”。事实上我也真的没为她想过。那时她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她有一个长到二十岁上忽然截瘫了的儿子，这是她唯一的儿子；她情愿截瘫的是自己而不是儿子，可这事无法代替；她想，只要儿子能活下去哪怕自己去死呢也行，可

她又确信一个人不能仅仅是活着，儿子得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这条路呢，没有谁能保证她的儿子终于能找到。——这样一个母亲，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我交了好运气，我交了好运气，我为幸福唱歌曲……”然后他就一遍一遍地唱，不让货郎的激情稍减。依我听来，他的技术不算精到，在关键的地方常出差错，但他的嗓子是相当不坏的，而且唱一个上午也听不出一丝疲惫。太阳也不疲惫，把大树的影子缩小成一团，把疏忽大意的蚯蚓晒干在小路上，将近中午，我们又在祭坛东侧相遇，他看一看我，我看一看他，他往北去，我往南去。日子久了，我感到我们都有结识的愿望，但似乎都不知如何开口，于是互相注视一下终又都移开目光擦身而过；这样的次数一多，便更不知如何开口了。终于有一天——一个丝毫没有特点的日子，我们互相点了一下头。他说：你好。”我说：“你好。”他说：“回去啦？”我说：“是，你呢？”他说：“我也该回去了。”我们都放慢脚步(其实我是放慢车速)，想再多说几句，但仍然是不知从何说起，这样我们就都走过了对方，又都扭转身子面向对方。二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呆过。有时候呆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呆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记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一性能够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所以，十五年了，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去它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还有一些人，我还能想起一些常到这园子里来的人。有一个老头，算得一个真正的饮者；他在腰间挂一个扁瓷瓶，瓶里当然装满了酒，常来这园中消磨午后的时光。他在园中四处游逛，如果你不注意你会以为园中有好几个这样的老头，等你看过了他卓尔不群的饮酒情状，你就会相信这是个独一无二的老头。他的衣着过分随便，走路的姿态也不慎重，走上五六十米路便选定一处地方，一只脚踏在石凳上或土埂上或树墩上，解下腰间的酒瓶，解酒瓶的当儿迷起眼睛把一百八十度视角内的景物细细看一遭，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倒一大口酒入肚，把酒瓶摇一摇再挂向腰间，平心静气地想一会什么，便走下一个五六十米去。还有一个捕鸟的汉子，那岁月园中人少，鸟却多，他在西北角的树丛中拉一张网，鸟撞在上面，羽毛钺在网眼里便不能自拔。他单等一种过去很多面现在非常罕见的鸟，其它的鸟撞在网上他就把它们摘下来放掉，他说已经有好多年没等到那种罕见的鸟，他说他再等一年看看到底还有没有那种鸟，结果他又等了好多年。早晨和傍晚，在这园子里可以看见一个中年女工程师；早晨她从北向南穿过这园子去上班，傍晚她从南向北穿过这园子回家。事实上我并不了解她的职业或者学历，但我以为她必是学理工的知识分子，别样的人很难有她那般的素朴并优雅。当她在园子穿行的时刻，四周的树林也仿佛更加幽静，清淡的日光中竟似有悠远的琴声，比如说是那曲《献给艾丽丝》才好。我没有见过她的丈夫，没有见过那个幸运的男人是什么样子，我想象过却想象不出，后来忽然懂了想象不出才好，那个男人最好不要出现。她走出北门回家去。三有一次与一个作家朋友聊天，我问他学写作的最初动机是什么？他想了一会：“为我母亲。为了让她骄傲。”我心里一惊，良久无言。回想自己最初写小说的动机，虽不似这位朋友的那般单纯，但如他一样的愿望我也有，且一经细想，发现这愿望也在全部动机中占了很大比重。这位朋友说：“我的动机太低俗了吧？”我光是摇头，心想低俗并不见得低俗，只怕是这愿望过于天真了。他又说：“我那时真就是想出

名，出了名让别人羡慕我母亲。”我想，他比我坦率。我想，他又比我幸福，因为他的母亲还活着。而且我想，他的母亲也比我的母亲运气好，他的母亲没有一个双腿残废的儿子，否则事情就不这么简单。在我的头一篇小说发表的时候，在我的小说第一次获奖的那些日子里，我真是多么希望我的母亲还活着。我便又不能在家里呆了，又整天整天独自跑到地坛去，心里是没头没尾的沉郁和哀怨，走遍整个园子却怎么也想不通：母亲为什么就不能再多活两年？为什么在她儿子就快要碰撞开一条路的时候，她却忽然熬不住了？莫非她来此世上只是为了替儿子担忧，却不该分享我的一点点快乐？她匆匆离我去时才只有四十九呀！有那么一会，我甚至对世界对上帝充满了仇恨和厌恶。后来我在一篇题为“合欢树”的文章中写道：“我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闭上眼睛，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很久很久，迷迷糊糊的我听见了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似乎得了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从树林里穿过。”小公园，指的也是地坛。他说：“那就再见吧。”我说：“好，再见。”便互相笑笑各走各的路了。但是我们没有再见，那以后，园中再没了他的歌声，我才想到，那天他或许是有意与我道别的，也许他考上了哪家专业文工团或歌舞团了吧？真希望他如他歌里所唱的那样，交了好运气。谁又能把这世界想个明白呢？世上的很多事是不堪说的。你可以抱怨上帝何以要降诸多苦难给这人间，你也可以为消灭种种苦难而奋斗，并为此享有崇高与骄傲，但只要你再多想一步你就会坠入深深的迷茫了：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么？要是没有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要是没了丑陋，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幸运？要是没有了恶劣和卑下，善良与高尚又将如何界定自己又如何成为美德呢？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人会否因其司空见惯而变得腻烦和乏味呢？我常梦想着在人间彻底消灭残疾，但可以相信，那时将由患病者代替残疾人去承担同样的苦难。如果能够把疾病也全数消灭，那么这份苦难又将由（比如说）像貌丑陋的人去承担了。就算我们连丑陋，连愚昧和卑鄙和一切我们所不喜欢的事物和行为，也都可以统统消灭掉，所有的人都一样健康，漂亮，聪慧，高尚，结果会怎样呢？怕是人间的剧目就全要收场了，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条死水，是一块没有感觉没有肥力的沙漠。小女儿的表现，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写：神态——“一语不发地望着我，脸上浮起一层神秘诡异的笑容”，“仍然秘而不宣地微笑，然后悄悄地透露一个字”，再到“惊讶”“喜悦”“赞叹”；动作——对于“我”的三次问话，她只是做了一个动作：“指”；语言——除了那声忽然的尖叫外，只有一个字：“天”。所有的这些都可以看出她确实是被这蓝蓝的天镇住了，以至于她都不敢大声地说话，做大的动作（本来我们可以想像一个小女孩，看到她认为惊奇的东西，会是怎样的欢呼雀跃啊），她生怕她的一举一动会破坏这一切，一不留神会让这一切溜走。这也可以看出蓝天的宽阔、坦荡、深邃带给女儿的强烈震撼，以致作者都感觉到了女儿的成长！这次“遇见”是多么美好啊！还有一些人，我还能想起一些常到这园子里来的人。有一个老头，算得一个真正的饮者；他在腰间挂一个扁瓷瓶，瓶里当然装满了酒，常来这园中消磨午后的时光。他在园中四处游逛，如果你不注意你会以为园中有好几个这样的老头，等你看过了他卓尔不群的饮酒情状，你就会相信这是个独一无二的老头。他的衣着过分随便，走路的姿态也不慎重，走上五六十米路便选定一处地方，一只脚踏在石凳上或土埂上或树墩上，解下腰间的酒瓶，解酒瓶的当儿迷起眼睛把一百八十度视角内的景物细细看一遭，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倒一大口酒入肚，把酒瓶摇一摇再挂向腰间，平心静气地想一会什么，便走下一个五六十米去。还有一个捕鸟的汉子，那岁月园中人少，鸟却多，他在西北角的树丛中拉一张网，鸟撞在上面，羽毛钺在网眼里便不能自拔。他单等一种过去很多面现在非常罕见的鸟，其它的鸟撞在网上他就把它们摘下来放掉，他说已经有好多年没等到那种罕见的鸟，他说他再等一年看看到底还有没有那种鸟，结果他又等了好多年。早晨和傍晚，在这园子里可以看见一个中年女工程师；早晨她从北向南穿过这园子去上班，傍晚她从南向北穿过这园子回家。事实上我并不了解她的职业或者学历，但我以为她必是学理工的知识分子，别样的人很难有她那般的素朴并优雅。当她在园子穿行的时刻，四周的树林也仿佛更加幽静，清淡的日光中竟似有悠远的琴

声，比如说是那曲《献给艾丽丝》才好。我没有见过她的丈夫，没有见过那个幸运的男人是什么样子，我想象过却想象不出，后来忽然懂了想象不出才好，那个男人最好不要出现。她走出北门回家去。无言是对的。要是上帝把漂亮和弱智这两样东西都给了这个小姑娘，就只有无言和回家去是对的。谁又能把这世界想个明白呢？世上的很多事是不堪说的。你可以抱怨上帝何以要降请多苦难给这人间，你也可以为消灭种种苦难而奋斗，并为此享有崇高与骄傲，但只要你再多想一步你就会坠入深深的迷茫了：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么？要是没有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要是没了丑陋，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幸运？要是没有了恶劣和卑下，善良与高尚又将如何界定自己又如何成为美德呢？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会否因其司空见惯而变得腻烦和乏味呢？我常梦想着在人间彻底消灭残疾，但可以相信，那时将由患病者代替残疾人去承担同样的苦难。如果能够把疾病也全数消灭，那么这份苦难又将由(比如说)像貌丑陋的人去承担了。就算我们连丑陋，连愚昧和卑鄙和一切我们所不喜欢的事物和行为，也都可以统统消灭掉，所有的人都一样健康，漂亮，聪慧，高尚，结果会怎样呢？怕是人间的剧目就全要收场了，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条死水，是一块没有感觉没有肥力的沙漠。小女儿的表现，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写：神态——“一语不发地望着我，脸上浮起一层神秘诡异的笑容”，“仍然秘而不宣地微笑，然后悄悄地透露一个字”，再到“惊讶”“喜悦”“赞叹”；动作——对于“我”的三次问话，她只是做了一个动作：“指”；语言——除了那声忽然的尖叫外，只有一个字：“天”。所有的这些都可以看出她确实是被这蓝蓝的天镇住了，以至于她都不敢大声地说话，做大的动作（本来我们可以想像一个小女孩，看到她认为惊奇的东西，会是怎样的欢呼雀跃啊），她生怕她的一举一动会破坏这一切，一不留神会让这一切溜走。这也可以看出蓝天的宽阔、坦荡、深邃带给女儿的强烈震撼，以致作者都感觉到了女儿的成长！这次“遇见”是多么美好啊！我竟有点担心，担心她会落入厨房，不过，也许她在厨房里劳作的情景更有另外的美吧，当然不能再是《献给艾丽丝》，是个什么曲子呢？还有一个人，是我的朋友，他是个最有天赋的长跑家，但他被埋没了。他因为在文革中出言不慎而坐了几牢，出来后好不容易找了个拉板车的工作，样样待遇都不能与别人平等，苦闷极了便练习长跑。那时他总来这园子里跑，我用手表为他计时。他每跑一圈向我招下手，我就记下一个时间。每次他要环绕这园子跑二十圈，大约两万米。他盼望以他的长跑成绩来获得政治上真正的解放，他以为记者的镜头和文字可以帮他做到这一点。第一年他在春节环城赛上跑了第十五名，他看见前十名的照片都挂在了长安街的新闻橱窗里，于是有了信心。第二年他跑了第四名，可是新闻橱窗里只挂了前三名的照片，他没灰心。第三年他跑了第七名，橱窗里挂前六名的照片，他有点怨自己。第四年他跑了第三名，橱窗里却只挂了第一名的照片。第五年他跑了第一名——他几乎绝望了，橱窗里只有一幅环城群众场面的照片。那些年我们俩常一起在这园子里呆到天黑，开怀痛骂，骂完沉默著回家，分手时再互相叮嘱：先别去死，再试着活一活看。现在他已经不跑了，年岁太大了，跑不了那么快了。最后一次参加环城赛，他以三十八岁之龄又得了第一名并破了纪录，有一位专业队的教练对他说：“我要是十年前发现你就好了。”他苦笑一下什么也没说，只在傍晚又来这园中找到我，把这事平静地向我叙说一遍。不见他已有好几年了，现在他和妻子和儿子住在很远的地方。摇着轮椅在园中慢慢走，又是雾罩的清晨，又是骄阳高悬的白昼，我只想着一件事：母亲已经不在。在老柏树旁停下，在草地上在颓墙边停下，又是处处虫鸣的午后，又是鸟儿归巢的傍晚，我心里只默念着一句话：可是母亲已经不在。把椅背放倒，躺下，似睡非睡挨到日没，坐起来，心神恍惚，呆呆地直坐到古祭坛上落满黑暗然后再渐渐浮起月光，心里才有点明白，母亲不能再来这园中找我了。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呆过。有时候呆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呆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记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

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一阵子能够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所以，十五年了，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去它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有一次与一个作家朋友聊天，我问他学写作的最初动机是什么？他想了一会：“为我母亲。为了让她骄傲。”我心里一惊，良久无言。回想自己最初写小说的动机，虽不似这位朋友的那般单纯，但如他一样的愿望我也有，且一经细想，发现这愿望也在全部动机中占了很大比重。这位朋友说：“我的动机太低俗了吧？”我光是摇头，心想低俗并不见得低俗，只怕是这愿望过于天真了。他又说：“我那时真就是想出名，出了名让别人羡慕我母亲。”我想，他比我坦率。我想，他又比我幸福，因为他的母亲还活着。而且我想，他的母亲也比我的母亲运气好，他的母亲没有一个双腿残废的儿子，否则事情就不这么简单。只是到了这时候，纷纭的往事才在我眼前幻现得清晰，母亲的苦难与伟大才在我心中渗透得深彻。上帝的考虑，也许是对的。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它的意图。正如我在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儿子想使母亲骄傲，这心情毕竟是太真实了，以致使“想出名”这一声名狼藉的念头也多少改变了一点形象。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且不去管它了罢。随着小说获奖的激动逐日暗淡，我开始相信，至少有一点我是想错了：我用纸笔在报刊上碰撞开的一条路，并不就是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年年月月我都到这园子里来，年年月月我都要想，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到底是什么。“尖叫”写出了当时女儿看到蓝天的极度惊奇；“微笑”“悄悄地”写出了她遇见蓝天时的小心翼翼，十分珍惜；“吓了一跳”与前文的“尖叫”相照应；“聒噪”和“沉默”这对反义词，很好地写出了女儿的惊讶和喜悦。主要从小女儿的表现可以读出，作者从三个方面来写：神态——“一语不发地望着我，脸上浮起一层神秘诡异的笑容”，“仍然秘而不宣地微笑，然后悄悄地透露一个字”，再到“惊讶”“喜悦”“赞叹”；动作——对于“我”的三次问话，她只是做了一个动作：“指”；语言——除了那声忽然的尖叫外，只有一个字：“天”。所有的这些都可以看出她确实是被这蓝蓝的天镇住了，以至于她都不敢大声地说话，做大的动作，她生怕她的一举一动会破坏这一切，一不留神会让这一切溜走。这也可以看出蓝天的宽阔、坦荡、深邃带给女儿的强烈震撼，以致作者都感觉到了女儿的成长！这次“遇见”是多么美好啊！，我也没有忘记一个孩子——一个漂亮而不幸的小姑娘。十五年前的那个下午，我第一次到这园子里来就看见了她，那时她大约三岁，蹲在斋宫西边的小路上捡树上掉落的“小灯笼”。那儿有几棵大梨树，春天开一簇簇细小而稠密的黄花，花落了便结出无数如同三片叶子合抱的小灯笼，小灯笼先是绿色，继而转白，再变黄，成熟了掉落得满地都是。小灯笼精巧得令人爱惜，成年人也不免捡了一个还要捡一个。小姑娘咿咿呀呀地跟自己说着话，一边捡小灯笼；她的嗓音很好，不是她那个年龄所常有的那般尖细，而是很圆润甚或是厚重，也许是因为那个下午园子里太安静了。我奇怪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一个人跑来这园子里？我问她住在哪儿？她随便指一下，就喊她的哥哥，沿墙根一带的茂草之中便站起一个七八岁的男孩，朝我望望，看我不像坏人便对他的妹妹说：“我在这儿呢”，又伏下身去，他在捉什么虫子。他捉到螳螂，蚂蚱，知了和蜻蜓，来取悦他的妹妹。有那么两三年，我经常在那几棵大梨树下见到他们，兄妹俩总是在一起玩，玩得和睦融洽，都渐渐长大了些。之后有很多年没见到他们。我想他们都在学校里吧，小姑娘也到了上学的年龄，必是告别了孩提时光，没有很多机会来这儿玩了。这事很正常，没理由太搁在心上，若不是有一年我又在园中见到他们，肯定就会慢慢把他们忘记。他们走过我身旁时只有男人的

脚步响，女人像是贴在高大的丈夫身上跟着漂移。我相信他们一定对我有印象，但是我们没有说过话，我们互相都没有想要接近的表示。十五年中，他们或许注意到一个小伙子进入了中年，我则看着一对令人羡慕的中年情侣不觉中成了两个老人。五、四这些人现在都不到园子里来了，园子里差不多完全换了一批新人。十五年前的旧人，现在就剩我和那对老夫老妻了。有那么一段时间，这老夫老妻中的一个也忽然不来，薄暮时分唯男人独自来散步，步态也明显迟缓了许多，我悬心了很久，怕是那女人出了什么事。幸好过了一个冬天那女人又来了，两个人仍是逆时针绕着园子定，一长一短两个身影恰似钟表的两支指针；女人的头发白了许多，但依旧攀着丈夫的胳膊走得像个孩子。“攀”这个字用得不恰当了，或许可以用“搀”吧，不知有没有兼具这两个意思的字。“尖叫”写出了当时女儿看到蓝天的极度惊奇；“微笑”“悄悄地”写出了她遇见蓝天时的小心翼翼，十分珍惜；“吓了一跳”与前文的“尖叫”相照应；“聒噪”和“沉默”这对反义词，很好地写出了女儿的惊讶和喜悦。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我竟有点担心，担心她会落入厨房，不过，也许她在厨房里劳作的情景更有另外的美吧，当然不能再是《献给艾丽丝》，是个什么曲子呢？还有一个人，是我的朋友，他是个最有天赋的长跑家，但他被埋没了。他因为在文革中出言不慎而坐了几牢，出来后好不容易找了个拉板车的工作，样样待遇都不能与别人平等，苦闷极了便练习长跑。那时他总来这园子里跑，我用手表为他计时。他每跑一圈向我招下手，我就记下一个时间。每次他要环绕这园子跑二十圈，大约两万米。他盼望以他的长跑成绩来获得政治上真正的解放，他以为记者的镜头和文字可以帮他做到这一点。第一年他在春节环城赛上跑了第十五名，他看见前十名的照片都挂在了长安街的新闻橱窗里，于是有了信心。第二年他跑了第四名，可是新闻橱窗里只挂了前三名的照片，他没灰心。第三年他跑了第七名，橱窗里挂前六名的照片，他有点怨自己。第四年他跑了第三名，橱窗里却只挂了第一名的照片。第五年他跑了第一名——他几乎绝望了，橱窗里只有一幅环城容群众场面的照片。那些年我们俩常一起在这园子里呆到天黑，开怀痛骂，骂完沉默著回家，分手时再互相叮嘱：先别去死，再试着活一活看。现在他已经不跑了，年岁太大了，跑不了那么快了。最后一次参加环城赛，他以三十八岁之龄又得了第一名并破了纪录，有一位专业队的教练对他说：“我要是十年前发现你就好了。”他苦笑一下什么也没说，只在傍晚又来这园中找到我，把这事平静地向我叙说一遍。不见他已有好几年了，现在他和妻子和儿子住在很远的地方。她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她知道我心里的苦闷，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知道我要是老呆在家里结果会更糟，但她又担心我一个人在这荒僻的园子里整天都想些什么。我那时脾气坏到极点，经常是发了疯一样地离开家，从那园子里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母亲知道有些事不宜问，便犹犹豫豫地想问而终于不敢问，因为她自己心里也没有答案。她料想我不会愿意她跟我一同去，所以她从未这样要求过，她知道得给我一点独处的时间，得有这样一段过程。她只是不知道这过程得要多久，和这过程的尽头究竟是什么。每次我要动身时，她便无言地帮我准备，帮助我上了轮椅车，看着我摇车拐出小院；这以后她会怎样，当年我不曾想过。现在让我想想，十五年中坚持到这园子来的人都是谁呢？好像只剩了我和一对老人。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园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荫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想事，攥一杈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蜂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有一回我摇车出了小院；想起一件什么事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站在原地，还是送我走时的姿势，望着我拐出小院去的那处墙角，对我的回来竟一时没有反应。待她再次送我出门的时候，她说：“出去活动活动，去地坛看看书，我说这挺好。”许多年以后我才渐渐听出，母亲这话实际上是自我安

慰，是暗自的祷告，是给我的提示，是恳求与嘱咐。只是在她猝然去世之后，我才有余暇设想，当我不在家里的那些漫长的时间，她是怎样心神不定坐卧难宁，兼着痛苦与惊恐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现在我可以断定，以她的聪慧和坚忍，在那些空落的白天后的黑夜，在那不眠的黑夜后的白天，她思来想去最后准是对自己说：“反正我不能不让他出去，未来的日子是他自己的，如果他真的要在那园子里出了什么事，这苦难也只好我来承担。”在那段日子里——那是好几年长的一段日子，我想我一定使母亲作过了最坏的准备，但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你为我想想”。事实上我也真的没为她想过。那时她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她有一个长到二十岁上忽然截瘫了的儿子，这是她唯一的儿子；她情愿截瘫的是自己而不是儿子，可这事无法代替；她想，只要儿子能活下去哪怕自己去死呢也行，可她又确信一个人不能仅仅是活着，儿子得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这条路呢，没有谁能保证她的儿子终于能找到。——这样一个母亲，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现在我才想到，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曾有过好多回，我在这园子里呆得太久了，母亲就来找我。她来找我又不想让我发觉，只要见我还好好地在这园子里，她就悄悄转身回去，我看见过几次她的背影。我也看见过几回她四处张望的情景，她视力不好，端着眼镜像在寻找海上的一条船，她没看见我时我已经看见她了，待我看见她也看见我我就不去看她，过一会我再抬头看她就又看见她缓缓离去的背影。我单是无法知道有多少回她没有找到我。有一回我坐在矮树丛中，树丛很密，我看见她没有找到我；她一个人在园子里走，走过我的身旁，走过我经常呆的一些地方，步履茫然又急迫。我不知道她已经找了多久还要找多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决意不喊她——但这绝不是小时候的捉迷藏，这也许是出于长大了的男孩子的倔强或羞涩？但这倔强只留给我痛悔，丝毫也没有骄傲。我真想告诫所有长大了的男孩子，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羞涩就更不必，我已经懂了可我已经来不及了。曾有过好多回，我在这园子里呆得太久了，母亲就来找我。她来找我又不想让我发觉，只要见我还好好地在这园子里，她就悄悄转身回去，我看见过几次她的背影。我也看见过几回她四处张望的情景，她视力不好，端着眼镜像在寻找海上的一条船，她没看见我时我已经看见她了，待我看见她也看见我我就不去看她，过一会我再抬头看她就又看见她缓缓离去的背影。我单是无法知道有多少回她没有找到我。有一回我坐在矮树丛中，树丛很密，我看见她没有找到我；她一个人在园子里走，走过我的身旁，走过我经常呆的一些地方，步履茫然又急迫。我不知道她已经找了多久还要找多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决意不喊她——但这绝不是小时候的捉迷藏，这也许是出于长大了的男孩子的倔强或羞涩？但这倔强只留给我痛悔，丝毫也没有骄傲。我真想告诫所有长大了的男孩子，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羞涩就更不必，我已经懂了可我已经来不及了。在我的头一篇小说发表的时候，在我的小说第一次获奖的那些日子里，我真是多么希望我的母亲还活着。我便又不能在家里呆了，又整天整天独自跑到地坛去，心里是没头没尾的沉郁和哀怨，走遍整个园子却怎么也想不通：母亲为什么就不能再多活两年？为什么在她儿子就快要碰撞开一条路的时候，她却忽然熬不住了？莫非她来此世上只是为了替儿子担忧，却不该分享我的一点点快乐？她匆匆离我去时才只有四十九呀！有那么一会，我甚至对世界对上帝充满了仇恨和厌恶。后来我在一篇题为“合欢树”的文章中写道：“我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闭上眼睛，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很久很久，迷迷糊糊的我听见了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似乎得了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从树林里穿过。”小公园，指的也是地坛。他说：“那就再见吧。”我说：“好，再见。”便互相笑笑各走各的路了。但是我们没有再见，那以后，园中再没了他的歌声，我才想到，那天他或许是有意与我道别的，也许他考上了哪家专业文工团或歌舞团

了吧?真希望他如他歌里所唱的那样,交了好运气。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呆过。有时候呆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呆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记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一性能够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所以,十五年了,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去它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三十五年前,这对老人还只能算是中年夫妇,我则货真价实还是个青年。他们总是在薄暮时分来园中散步,我不大弄得清他们是从哪边的园门进来,一般来说他们是逆时针绕这园子走。男人个子很高,肩宽腿长,走起路来目不斜视,胯以上直至脖颈挺直不动;他的妻子攀了他一条胳膊走,也不能使他的上身稍有松懈。曾有过好多回,我在这园子里呆得太久了,母亲就来找我。她来找我又不想让我发觉,只要见我还好好地在这园子里,她就悄悄转身回去,我看见过几次她的背影。我也看见过几回她四处张望的情景,她视力不好,端着眼镜像在寻找海上的一条船,她没看见我时我已经看见她了,待我看见她也看见我就就不去看她,过一会我再抬头看她就又看见她缓缓离去的背影。我单是无法知道有多少回她没有找到我。有一回我坐在矮树丛中,树丛很密,我看见她没有找到我;她一个人在园子里走,走过我的身旁,走过我经常呆的一些地方,步履茫然又急迫。我不知道她已经找了多久还要找多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决意不喊她——但这绝不是小时候的捉迷藏,这也许是出于长大了的男孩子的倔强或羞涩?但这倔强只留给我痛悔,丝毫也没有骄傲。我真想告诫所有长大了的男孩子,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羞涩就更不必,我已经懂了可我已经来不及了。现在让我想想,十五年中坚持到这园子来的人都是谁呢?好像只剩了我和一对老人。我竟有点担心,担心她会落入厨房,不过,也许她在厨房里劳作的情景更有另外的美吧,当然不能再是《献给艾丽丝》,是个什么曲子呢?还有一个人,是我的朋友,他是个最有天赋的长跑家,但他被埋没了。他因为在文革中出言不慎而坐了几年牢,出来后好不容易找了个拉板车的工作,样样待遇都不能与别人平等,苦闷极了便练习长跑。那时他总来这园子里跑,我用手表为他计时。他每跑一圈向我招下手,我就记下一个时间。每次他要环绕这园子跑二十圈,大约两万米。他盼望以他的长跑成绩来获得政治上真正的解放,他以为记者的镜头和文字可以帮他做到这一点。第一年他在春节环城赛上跑了第十五名,他看见前十名的照片都挂在了长安街的新闻橱窗里,于是有了信心。第二年他跑了第四名,可是新闻橱窗里只挂了前三名的照片,他没灰心。第三年他跑了第七名,橱窗里挂前六名的照片,他有点怨自己。第四年他跑了第三名,橱窗里却只挂了第一名的照片。第五年他跑了第一名——他几乎绝望了,橱窗里只有一幅环城容群众场面的照片。那些年我们俩常一起在这园子里呆到天黑,开怀痛骂,骂完沉默着回家,分手时再互相叮嘱:先别去死,再试着活一活看。现在他已经不跑了,年岁太大了,跑不了那么快了。最后一次参加环城赛,他以三十八岁之龄又得了第一名并破了纪录,有一位专业队的教练对他说:“我要是十年前发现你就好了。”他苦笑一下什么也没说,只在傍晚又来这园中找到我,把这事平静地向我叙说一遍。不见他已有好几年了,现在他和妻子和儿子住在很远的地方。谁又能把这世界想个明白呢?世上的很多事是不堪说的。你可以抱怨上帝何以要降诸多苦难给这人间,你也可以为消灭种种苦难而奋斗,并为此享有崇高与骄傲,但只要你再多想一步

你就会坠入深深的迷茫了：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么？要是没有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要是没了丑陋，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幸运？要是没有了恶劣和卑下，善良与高尚又将如何界定自己又如何成为美德呢？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会否因其司空见惯而变得腻烦和乏味呢？我常梦想着在人间彻底消灭残疾，但可以相信，那时将由患病者代替残疾人去承担同样的苦难。如果能够把疾病也全数消灭，那么这份苦难又将由(比如说)像貌丑陋的人去承担了。就算我们连丑陋，连愚昧和卑鄙和一切我们所不喜欢的事物和行为，也都可以统统消灭掉，所有的人都一样健康，漂亮，聪慧，高尚，结果会怎样呢？怕是人间的剧目就全要收场了，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条死水，是一块没有感觉没有肥力的沙漠。小女儿的表现，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写：神态——“一语不发地望着我，脸上浮起一层神秘诡异的笑容”，“仍然秘而不宣地微笑，然后悄悄地透露一个字”，再到“惊讶”“喜悦”“赞叹”；动作——对于“我”的三次问话，她只是做了一个动作：“指”；语言——除了那声忽然的尖叫外，只有一个字：“天”。所有的这些都可以看出她确实是被这蓝蓝的天镇住了，以至于她都不敢大声地说话，做大的动作（本来我们可以想像一个小女孩，看到她认为惊奇的东西，会是怎样的欢呼雀跃啊），她生怕她的一举一动会破坏这一切，一不留神会让这一切溜走。这也可以看出蓝天的宽阔、坦荡、深邃带给女儿的强烈震撼，以致作者都感觉到了女儿的成长！这次“遇见”是多么美好啊！，虔诚大意：恭敬而有诚意(多指宗教信仰)：~的信徒.也可以当形容词.虔诚的笑容.我看出少女的智力是有些缺陷，却还没看出她是谁。我正要驱车上前为少女解围，就见远处飞快地骑车来了个小伙子，于是那几个戏耍少女的家伙望风而逃。小伙子把自行车支在少女近旁，怒目望着那几个四散逃窜的家伙，一声不吭喘着粗气。脸色如暴雨前的天空一样一会比一会苍白。这时我认出了他们，小伙子和少女就是当年那对小兄妹。我几乎是在心里惊叫了一声，或者是哀号。世上的事常常使上帝的居心变得可疑。小伙子向他的妹妹走去。少女松开了手，裙裾随之垂落了下来，很多很多她捡的小灯笼便洒落了一地，铺散在她脚下。她仍然算得漂亮，但双眸迟滞没有光彩。她呆呆地望着那群跑散的家伙，望着极目之处的空寂，凭她的智力绝不可能把这个世界想明白吧？大树下，破碎的阳光星星点点，风把遍地的小灯笼吹得滚动，仿佛暗哑地响着无数小铃铛。哥哥把妹妹扶上自行车后座，带着她无言地回家去了。我竟有点担心，担心她会落入厨房，不过，也许她在厨房里劳作的情景更有另外的美吧，当然不能再是《献给艾丽丝》，是个什么曲子呢？还有一个人，是我的朋友，他是个最有天赋的长跑家，但他被埋没了。他因为在文革中出言不慎而坐了几牢，出来后好不容易找了个拉板车的工作，样样待遇都不能与别人平等，苦闷极了便练习长跑。那时他总来这园子里跑，我用手表为他计时。他每跑一圈向我招下手，我就记下一个时间。每次他要环绕这园子跑二十圈，大约两万米。他盼望以他的长跑成绩来获得政治上真正的解放，他以为记者的镜头和文字可以帮他做到这一点。第一年他在春节环城赛上跑了第十五名，他看见前十名的照片都挂在了长安街的新闻橱窗里，于是有了信心。第二年他跑了第四名，可是新闻橱窗里只挂了前三名的照片，他没灰心。第三年他跑了第七名，橱窗里挂前六名的照片，他有点怨自己。第四年他跑了第三名，橱窗里却只挂了第一名的照片。第五年他跑了第一名——他几乎绝望了，橱窗里只有一幅环城容群众场面的照片。那些年我们俩常一起在这园子里呆到天黑，开怀痛骂，骂完沉默着回家，分手时再互相叮嘱：先别去死，再试着活一活看。现在他已经不跑了，年岁太大了，跑不了那么快了。最后一次参加环城赛，他以三十八岁之龄又得了第一名并破了纪录，有一位专业队的教练对他说：“我要是十年前发现你就好了。”他苦笑一下什么也没说，只在傍晚又来这园中找到我，把这事平静地向我叙说一遍。不见他已有好几年了，现在他和妻子和儿子住在很远的地方。现在我才想到，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摇着轮椅在园中慢慢走，又是雾罩的清晨，又是骄阳高悬的白昼，我只想着一件事：母亲已经不在了。在老柏树旁停下，在草地上在颓墙边停下，又是处处虫鸣的午后，又是鸟儿归巢的傍晚，我心里只默念着一句话：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把椅背放倒，躺下，似睡非睡挨到日没，坐起来，心神恍

惚，呆呆地直坐到古祭坛上落满黑暗然后再渐渐浮起月光，心里才有点明白，母亲不能再来这园中找我了。我甚至现在就能清楚地看见，一旦有一天我不得不长久地离开它，我会怎样想念它，我会怎样想念它并且梦见它，我会怎样因为不敢想念它而梦也梦不到它。十五年前，这对老人还只能算是中年夫妇，我则货真价实还是个青年。他们总是在薄暮时分来园中散步，我不大弄得清他们是从哪边的园门进来，一般来说他们是逆时针绕这园子走。男人个子很高，肩宽腿长，走起路来目不斜视，胯以上直至脖颈挺直不动；他的妻子攀了他一条胳膊走，也不能使他的上身稍有松懈。我竟有点担心，担心她会落入厨房，不过，也许她在厨房里劳作的情景更有另外的美吧，当然不能再是《献给艾丽丝》，是个什么曲子呢？还有一个人，是我的朋友，他是个最有天赋的长跑家，但他被埋没了。他因为在文革中出言不慎而坐了几年牢，出来后好不容易找了个拉板车的工作，样样待遇都不能与别人平等，苦闷极了便练习长跑。那时他总来这园子里跑，我用手表为他计时。他每跑一圈向我招下手，我就记下一个时间。每次他要环绕这园子跑二十圈，大约两万米。他盼望以他的长跑成绩来获得政治上真正的解放，他以为记者的镜头和文字可以帮他做到这一点。第一年他在春节环城赛上跑了第十五名，他看见前十名的照片都挂在了长安街的新闻橱窗里，于是有了信心。第二年他跑了第四名，可是新闻橱窗里只挂了前三名的照片，他没灰心。第三年他跑了第七名，橱窗里挂前六名的照片，他有点怨自己。第四年他跑了第三名，橱窗里却只挂了第一名的照片。第五年他跑了第一名——他几乎绝望了，橱窗里只有一幅环城容群众场面的照片。那些年我们俩常一起在这园子里呆到天黑，开怀痛骂，骂完沉默着回家，分手时再互相叮嘱：先别去死，再试着活一活看。现在他已经不跑了，年岁太大了，跑不了那么快了。最后一次参加环城赛，他以三十八岁之龄又得了第一名并破了纪录，有一位专业队的教练对他说：“我要是十年前发现你就好了。”他苦笑一下什么也没说，只在傍晚又来这园中找到我，把这事平静地向我叙说一遍。不见他已有好几年了，现在他和妻子和儿子住在很远的地方。现在我才想到，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如果以一天中的时间来对应四季，当然春天是早晨，夏天是中午，秋天是黄昏，冬天是夜晚。如果以乐器来对应四季，我想春天应该是小号，夏天是定音鼓，秋天是大提琴，冬天是圆号和长笛。要是以这园子里的声响来对应四季呢？那么，春天是祭坛上空漂浮着的鸽子的哨音，夏天是冗长的蝉歌和杨树叶子哗啦啦地对蝉歌的取笑，秋天是古殿檐头的风铃响，冬天是啄木鸟随意而空旷的啄木声。以园中的景物对应四季，春天是一径时而苍白时而黑润的小路，时而明朗时而阴晦的天上摇荡着串串杨花；夏天是一条条耀眼而灼人的石凳，或阴凉而爬满了青苔的石阶，阶下有果皮，阶上有半张被坐皱的报纸；秋天是一座青铜的大钟，在园子的西北角上曾丢弃着一座很大的铜钟，铜钟与这园子一般年纪，浑身挂满绿锈，文字已不清晰；冬天，是林中空地上几只羽毛蓬松的老麻雀。以心绪对应四季呢？春天是卧病的季节，否则人们不易发觉春天的残忍与渴望；夏天，情人们应该在这个季节里失恋，不然就似乎对不起爱情；秋天是从外面买一棵盆花回家的时候，把花搁在阔别了的家中，并且打开窗户把阳光也放进屋里，慢慢回忆慢慢整理一些发过霉的东西；冬天伴着火炉和书，一遍遍坚定不死的决心，写一些并不发出的信。还可以用艺术形式对应四季，这样春天就是一幅画，夏天是一部长篇小说，秋天是一首短歌或诗，冬天是一群雕塑。以梦呢？以梦对应四季呢？春天是树尖上的呼喊，夏天是呼喊中的细雨，秋天是细雨中的土地，冬天是干净的土地上的一只孤零的烟斗。我看出少女的智力是有些缺陷，却还没看出她是谁。我正要驱车上前为少女解围，就见远处飞快地骑车来了个小伙子，于是那几个戏耍少女的家伙望风而逃。小伙子把自行车支在少女近旁，怒目望着那几个四散逃窜的家伙，一声不吭喘着粗气。脸色如暴雨前的天空一样一会比一会苍白。这时我认出了他们，小伙子和少女就是当年那对小兄妹。我几乎是在心里惊叫了一声，或者是哀号。世上的事常常使上帝的居心变得可疑。小伙子向他的妹妹走去。少女松开了手，裙裾随之垂落了下来，很多很多她捡的小灯笼便洒落了一地，铺散在她脚下。她仍然算得漂亮，但双眸迟滞没有光彩。她呆呆地望着那群跑散的家伙，望着极目之处的空寂，凭她的智力绝不可能把这个

世界想明白吧?大树下,破碎的阳光星星点点,风把遍地的小灯笼吹得滚动,仿佛暗哑地响着无数小铃铛。哥哥把妹妹扶上自行车后座,带着她无言地回家去了。二还有一些人,我还能想起一些常到这园子里来的人。有一个老头,算得一个真正的饮者;他在腰间挂一个扁瓷瓶,瓶里当然装满了酒,常来这园中消磨午后的时光。他在园中四处游逛,如果你不注意你会以为园中有好几个这样的老头,等你看过了他卓尔不群的饮酒情状,你就会相信这是个独一无二的老头。他的衣着过分随便,走路的姿态也不慎重,走上五六十米路便选定一处地方,一只脚踏在石凳上或土埂上或树墩上,解下腰间的酒瓶,解酒瓶的当儿迷起眼睛把一百八十度视角内的景物细细看一遭,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倒一大口酒入肚,把酒瓶摇一摇再挂向腰间,平心静气地想一会什么,便走下一个五六十米去。还有一个捕鸟的汉子,那岁月园中人少,鸟却多,他在西北角的树丛中拉一张网,鸟撞在上面,羽毛钺在网眼里便不能自拔。他单等一种过去很多面现在非常罕见的鸟,其它的鸟撞在网上他就把它们摘下来放掉,他说已经有好多年没等到那种罕见的鸟,他说他再等一年看看到底还有没有那种鸟,结果他又等了好多年。早晨和傍晚,在这园子里可以看见一个中年女工程师;早晨她从北向南穿过这园子去上班,傍晚她从南向北穿过这园子回家。事实上我并不了解她的职业或者学历,但我以为她必是学理工的知识分子,别样的人很难有她那般的素朴并优雅。当她在园子穿行的时刻,四周的树林也仿佛更加幽静,清淡的日光中竟似有悠远的琴声,比如说是那曲《献给艾丽丝》才好。我没有见过她的丈夫,没有见过那个幸运的男人是什么样子,我想象过却想象不出,后来忽然懂了想象不出才好,那个男人最好不要出现。她走出北门回家去。五它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四百多年里,它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塌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呆过。有时候呆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呆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记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一性能够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所以,十五年了,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去它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我竟有点担心,担心她会落入厨房,不过,也许她在厨房里劳作的情景更有另外的美吧,当然不能再是《献给艾丽丝》,是个什么曲子呢?还有一个人,是我的朋友,他是个最有天赋的长跑家,但他被埋没了。他因为在文革中出言不慎而坐了几牢,出来后好不容易找了个拉板车的工作,样样待遇都不能与别人平等,苦闷极了便练习长跑。那时他总来这园子里跑,我用手表为他计时。他每跑一圈向我招下手,我就记下一个时间。每次他要环绕这园子跑二十圈,大约两万米。他盼望以他的长跑成绩来获得政治上真正的解放,他以为记者的镜头和文字可以帮他做到这一点。第一年他在春节环城赛上跑了第十五名,他看见前十名的照片都挂在了长安街的新闻橱窗里,于是有了信心。第二年他跑了第四名,可是新闻橱窗里只挂了前三名的照片,他没灰心。第三年他跑了第七名,橱窗里挂前六名的照片,他有点怨自己。第四年他跑了第三名,橱窗里却只挂了第一名的照片。第五年他跑了第一名——他几乎绝望了,橱窗里只有一幅环城容群众场面的照片。那些年我们俩常一起在这园子里呆到天黑,开怀痛骂,骂完沉默着回家,分手时再互相叮嘱:先别去死,再试

着活一活看。现在他已经不跑了，年岁太大了，跑不了那么快了。最后一次参加环城赛，他以三十八岁之龄又得了第一名并破了纪录，有一位专业队的教练对他说：“我要是十年前发现你就好了。”他苦笑一下什么也没说，只在傍晚又来这园中找到我，把这事平静地向我叙说一遍。不见他已有好几年了，现在他和妻子和儿子住在很远的地方。“尖叫”写出了当时女儿看到蓝天的极度惊奇；“微笑”“悄悄地”写出了她遇见蓝天时的小心翼翼，十分珍惜；“吓了一跳”与前文的“尖叫”相照应；“聒噪”和“沉默”这对反义词，很好地写出了女儿的惊讶和喜悦。主要从小女儿的表现可以读出，作者从三个方面来写：神态——“一语不发地望着我，脸上浮起一层神秘诡异的笑容”，“仍然秘而不宣地微笑，然后悄悄地透露一个字”，再到“惊讶”“喜悦”“赞叹”；动作——对于“我”的三次问话，她只是做了一个动作：“指”；语言——除了那声忽然的尖叫外，只有一个字：“天”。所有的这些都可以看出她确实是被这蓝蓝的天镇住了，以至于她都不敢大声地说话，做大的动作，她生怕她的一举一动会破坏这一切，一不留神会让这一切溜走。这也可以看出蓝天的宽阔、坦荡、深邃带给女儿的强烈震撼，以致作者都感觉到了女儿的成长！这次“遇见”是多么美好啊！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二，母亲生前没给我留下过什么隽永的哲言，或要我恪守的教诲，只是在她去世之后，她艰难的命运，坚忍的意志和毫不张扬的爱，随光阴流转，在我的印象中愈加鲜明深刻。在我的头一篇小说发表的时候，在我的小说第一次获奖的那些日子里，我真是多么希望我的母亲还活着。我便又不能在家里呆了，又整天整天独自跑到地坛去，心里是没头没尾的沉郁和哀怨，走遍整个园子却怎么也想不通：母亲为什么就不能再多活两年？为什么在她儿子就快要碰撞开一条路的时候，她却忽然熬不住了？莫非她来此世上只是为了替儿子担忧，却不该分享我的一点点快乐？她匆匆离我去时才只有四十九呀！有那么一会，我甚至对世界对上帝充满了仇恨和厌恶。后来我在一篇题为“合欢树”的文章中写道：“我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闭上眼睛，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很久很久，迷迷糊糊的我听见了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似乎得了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从树林里穿过。”小公园，指的也是地坛。现在让我想想，十五年中坚持到这园子来的人都是谁呢？好像只剩了我和一对老人。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呆过。有时候呆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呆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记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一性能够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所以，十五年了，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去它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这些人现在都不到园子里来了，园子里差不多完全换了一批新人。十五年前的旧人，现在就剩我和那对老夫老妻了。有那么一段时间，这老夫老妻中的一个也忽然不来，薄暮时分唯男人独自来散步，步态也明显迟缓了许多，我悬心了很久，怕是那女人出了什么事。幸好过了一个冬天那女人又来了，两个人仍是逆时针绕着园子定，一长一短两个身影恰似钟表的两支指针；女人的头发白了许多，但依旧攀着丈夫的胳膊走得像个孩子。“攀”这个字用得不恰当了，或许可以用“搀”吧，不知

有没有兼具这两个意思的字。我看出少女的智力是有些缺陷，却还没看出她是谁。我正要驱车上前为少女解围，就见远处飞快地骑车来了个小伙子，于是那几个戏耍少女的家伙望风而逃。小伙子把自行车支在少女近旁，怒目望着那几个四散逃窜的家伙，一声不吭喘着粗气。脸色如暴雨前的天空一样一会比一会苍白。这时我认出了他们，小伙子和少女就是当年那对小兄妹。我几乎是在心里惊叫了一声，或者是哀号。世上的事常常使上帝的居心变得可疑。小伙子向他的妹妹走去。少女松开了手，裙裾随之垂落了下来，很多很多她捡的小灯笼便洒落了一地，铺散在她脚下。她仍然算得漂亮，但双眸迟滞没有光彩。她呆呆地望着那群跑散的家伙，望着极目之处的空寂，凭她的智力绝不可能把这个世界想明白吧？大树下，破碎的阳光星星点点，风把遍地的小灯笼吹得滚动，仿佛暗哑地响着无数小铃铛。哥哥把妹妹扶上自行车后座，带着她无言地回家去了。他们走过我身旁时只有男人的脚步响，女人像是贴在高大的丈夫身上跟着漂移。我相信他们一定对我有印象，但是我们没有说过话，我们互相都没有想要接近的表示。十五年中，他们或许注意到一个小伙子进入了中年，我则看着一对令人羡慕的中年情侣不觉中成了两个老人。我也没有忘记一个孩子——一个漂亮而不幸的小姑娘。十五年前的那个下午，我第一次到这园子里来就看见了她，那时她大约三岁，蹲在斋宫西边的小路上捡树上掉落的小灯笼。那儿有几棵大梨树，春天开一簇簇细小而稠密的黄花，花落了便结出无数如同三片叶子合抱的小灯笼，小灯笼先是绿色，继而转白，再变黄，成熟了掉落得满地都是。小灯笼精巧得令人爱惜，成年人也不免捡了一个还要捡一个。小姑娘咿咿呀呀地跟自己说着话，一边捡小灯笼；她的嗓音很好，不是她那个年龄所常有的那般尖细，而是很圆润甚或是厚重，也许是因为那个下午园子里太安静了。我奇怪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一个人跑来这园子里？我问她住在哪儿？她随便指一下，就喊她的哥哥，沿墙根一带的茂草之中便站起一个七八岁的男孩，朝我望望，看我不像坏人便对他的妹妹说：“我在这儿呢”，又伏下身去，他在捉什么虫子。他捉到螳螂，蚂蚱，知了和蜻蜓，来取悦他的妹妹。有那么两三年，我经常在那几棵大梨树下见到他们，兄妹俩总是在一起玩，玩得和睦融洽，都渐渐长大了些。之后有很多年没见到他们。我想他们都在学校里吧，小姑娘也到了上学的年龄，必是告别了孩提时光，没有很多机会来这儿玩了。这事很正常，没理由太搁在心上，若不是有一年我又在园中见到他们，肯定就会慢慢把他们忘记。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四百多年就座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它不远的地方——五十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它周围，而且是越搬离它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我也没有忘记一个孩子——一个漂亮而不幸的小姑娘。十五年前的那个下午，我第一次到这园子里来就看见了她，那时她大约三岁，蹲在斋宫西边的小路上捡树上掉落的小灯笼。那儿有几棵大梨树，春天开一簇簇细小而稠密的黄花，花落了便结出无数如同三片叶子合抱的小灯笼，小灯笼先是绿色，继而转白，再变黄，成熟了掉落得满地都是。小灯笼精巧得令人爱惜，成年人也不免捡了一个还要捡一个。小姑娘咿咿呀呀地跟自己说着话，一边捡小灯笼；她的嗓音很好，不是她那个年龄所常有的那般尖细，而是很圆润甚或是厚重，也许是因为那个下午园子里太安静了。我奇怪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一个人跑来这园子里？我问她住在哪儿？她随便指一下，就喊她的哥哥，沿墙根一带的茂草之中便站起一个七八岁的男孩，朝我望望，看我不像坏人便对他的妹妹说：“我在这儿呢”，又伏下身去，他在捉什么虫子。他捉到螳螂，蚂蚱，知了和蜻蜓，来取悦他的妹妹。有那么两三年，我经常在那几棵大梨树下见到他们，兄妹俩总是在一起玩，玩得和睦融洽，都渐渐长大了些。之后有很多年没见到他们。我想他们都在学校里吧，小姑娘也到了上学的年龄，必是告别了孩提时光，没有很多机会来这儿玩了。这事很正常，没理由太搁在心上，若不是有一年我又在园中见到他们，肯定就会慢慢把他们忘记。无言是对的。要是上帝把漂亮和弱智这两样东西都给了这个小姑娘，就只有无言和回家去是对的。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

过，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呆过。有时候呆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呆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记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一性能够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所以，十五年了，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去它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我甚至现在就能清楚地看见，一旦有一天我不得不长久地离开它，我会怎样想念它，我会怎样想念它并且梦见它，我会怎样因为不敢想念它而梦也梦不到它。有一次与一个作家朋友聊天，我问他学写作的最初动机是什么？他想了一会：“为我母亲。为了让她骄傲。”我心里一惊，良久无言。回想自己最初写小说的动机，虽不似这位朋友的那般单纯，但如他一样的愿望我也有，且一经细想，发现这愿望也在全部动机中占了很大比重。这位朋友说：“我的动机太低俗了吧？”我光是摇头，心想低俗并不见得低俗，只怕是这愿望过于天真了。他又说：“我那时真就是想出名，出了名让别人羡慕我母亲。”我想，他比我坦率。我想，他又比我幸福，因为他的母亲还活着。而且我想，他的母亲也比我的母亲运气好，他的母亲没有一个双腿残废的儿子，否则事情就不这么简单。那是个礼拜日的上午。那是个晴朗而令人心碎的上午，时隔多年，我竟发现那个漂亮的小姑娘原来是个弱智的孩子。我摇着车到那几棵大栾树下去，恰又是遍地落满了小灯笼的季节；当时我正为一篇小说的结尾所苦，既不知为什么要给它那样一个结尾，又不知何以忽然不想让它有那样一个结尾，于是从家里跑出来，想依靠着园中的镇静，看看是否应该把那篇小说放弃。我刚刚把车停下，就见前面不远处有几个人在戏耍一个少女，作出怪样子来吓她，又喊又笑地追逐她拦截她，少女在几棵大树间惊惶地东跑西躲，却不松手揪卷在怀里的裙裾，两条腿袒露着也似毫无察觉。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我交了好运气，我交了好运气，我为幸福唱歌曲……”然后他就一遍一遍地唱，不让货郎的激情稍减。依我听来，他的技术不算精到，在关键的地方常出差错，但他的嗓子是相当不坏的，而且唱一个上午也听不出一丝疲惫。太阳也不疲惫，把大树的影子缩小成一团，把疏忽大意的蚯蚓晒干在小路上，将近中午，我们又在祭坛东侧相遇，他看一看我，我看一看他，他往北去，我往南去。日子久了，我感到我们都有结识的愿望，但似乎都不知如何开口，于是互相注视一下终又都移开目光擦身而过；这样的次数一多，便更不知如何开口了。终于有一天——一个丝毫没有特点的日子，我们互相点了一下头。他说：“你好。”我说：“你好。”他说：“回去啦？”我说：“是，你呢？”他说：“我也该回去了。”我们都放慢脚步（其实我是放慢车速），想再多说几句，但仍然是不知从何说起，这样我们就都走过了对方，又都扭转身子面向对方。“尖叫”写出了当时女儿看到蓝天的极度惊奇；“微笑”“悄悄地”写出了她遇见蓝天时的小心翼翼，十分珍惜；“吓了一跳”与前文的“尖叫”相照应；“聒噪”和“沉默”这对反义词，很好地写出了女儿的惊讶和喜悦。还有一些人，我还能想起一些常到这园子里来的人。有一个老头，算得一个真正的饮者；他在腰间挂一个扁瓷瓶，瓶里当然装满了酒，常来这园中消磨午后的时光。他在园中四处游逛，如果你不注意你会以为园中有好几个这样的老头，等你看过了他卓尔不群的饮酒情状，你就会相信这是个独一无二的老头。他的衣着过分随便，走路的姿态也不慎重，走上五六十米路便选定一处地方，一只脚踏在石凳上或土埂上或树墩上，解下腰间的酒瓶，解酒瓶的当儿迷起眼睛把一百八十度视角内的景物细细看一遭，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倒一大口酒入肚，把酒瓶摇一摇再挂向腰间

，平心静气地想一会什么，便走下一个五六十米去。还有一个捕鸟的汉子，那岁月园中人少，鸟却多，他在西北角的树丛中拉一张网，鸟撞在上面，羽毛钺在网眼里便不能自拔。他单等一种过去很多面现在非常罕见的鸟，其它的鸟撞在网上他就把它们摘下来放掉，他说已经有好多年没等到那种罕见的鸟，他说他再等一年看看到底还有没有那种鸟，结果他又等了好多年。早晨和傍晚，在这园子里可以看见一个中年女工程师；早晨她从北向南穿过这园子去上班，傍晚她从南向北穿过这园子回家。事实上我并不了解她的职业或者学历，但我以为她必是学理工的知识分子，别样的人很难有她那般的素朴并优雅。当她在园子穿行的时刻，四周的树林也仿佛更加幽静，清淡的日光中竟似有悠远的琴声，比如说是那曲《献给艾丽丝》才好。我没有见过她的丈夫，没有见过那个幸运的男人是什么样子，我想象过却想象不出，后来忽然懂了想象不出才好，那个男人最好不要出现。她走出北门回家去。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得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十五年前，这对老人还只能算是中年夫妇，我则货真价实还是个青年。他们总是在薄暮时分来园中散步，我不大弄得清他们是从哪边的园门进来，一般来说他们是逆时针绕这园子走。男人个子很高，肩宽腿长，走起路来目不斜视，胯以上直至脖颈挺直不动；他的妻子攀了他一条胳膊走，也不能使他的上身稍有松懈。我看出少女的智力是有些缺陷，却还没看出她是谁。我正要驱车上前为少女解围，就见远处飞快地骑车来了个小伙子，于是那几个戏耍少女的家伙望风而逃。小伙子把自行车支在少女近旁，怒目望着那几个四散逃窜的家伙，一声不吭喘着粗气。脸色如暴雨前的天空一样一会比一会苍白。这时我认出了他们，小伙子和少女就是当年那对小兄妹。我几乎是在心里惊叫了一声，或者是哀号。世上的事常常使上帝的居心变得可疑。小伙子向他的妹妹走去。少女松开了手，裙裾随之垂落了下来，很多很多她捡的小灯笼便洒落了一地，铺散在她脚下。她仍然算得漂亮，但双眸迟滞没有光彩。她呆呆地望着那群跑散的家伙，望着极目之处的空寂，凭她的智力绝不可能把这个世界想明白吧？大树下，破碎的阳光星星点点，风把遍地的小灯笼吹得滚动，仿佛暗哑地响着无数小铃铛。哥哥把妹妹扶上自行车后座，带着她无言地回家去了。他们走过我身旁时只有男人的脚步响，女人像是贴在高大的丈夫身上跟着漂移。我相信他们一定对我有印象，但是我们没有说过话，我们互相都没有想要接近的表示。十五年中，他们或许注意到一个小伙子进入了中年，我则看着一对令人羡慕的中年情侣不觉中成了两个老人。“尖叫”写出了当时女儿看到蓝天的极度惊奇；“微笑”“悄悄地”写出了她遇见蓝天时的小心翼翼，十分珍惜；“吓了一跳”与前文的“尖叫”相照应；“聒噪”和“沉默”这对反义词，很好地写出了女儿的惊讶和喜悦。主要从小女儿的表现可以读出，作者从三个方面来写：神态——“一语不发地望着我，脸上浮起一层神秘诡异的笑容”，“仍然秘而不宣地微笑，然后悄悄地透露一个字”，再到“惊讶”“喜悦”“赞叹”；动作——对于“我”的三次问话，她只是做了一个动作：“指”；语言——除了那声忽然的尖叫外，只有一个字：“天”。所有的这些都可以看出她确实是被这蓝蓝的天镇住了，以至于她都不敢大声地说话，做大的动作，她生怕她的一举一动会破坏这一切，一不留神会让这一切溜走。这也可以看出蓝天的宽阔、坦荡、深邃带给女儿的强烈震撼，以致作者都感觉到了女儿的成长！这次“遇见”是多么美好啊！我看出少女的智力是有些缺陷，却还没看出她是谁。我正要驱车上前为少女解围，就见远处飞快地骑车来了个小伙子，于是那几个戏耍少女的家伙望风而逃。小伙子把自行车支在少女近旁，怒目望着那几个四散逃窜的家伙，一声不吭喘着粗气。脸色如暴雨前的天空一样一会比一会苍白。这时我认出了他们，小伙子和少女就是当年那对小兄妹。我几乎是在心里惊叫了一声，或者是哀号。世上的事常常使上帝的居心变得可疑。小伙子向他的妹妹走去。少女松开了手，裙裾随之垂落了下来，很多很多她捡的小灯笼便洒落了一地，铺散在她脚下。她仍然算得漂亮，但双眸迟滞没有光彩。她呆呆地望着那群跑散的家伙，望着极目之处的空寂，凭她的智力绝不可能把这个世界想明白吧？大树下，破碎的阳光星星点点，风把遍地的小灯笼吹得滚动，仿佛暗哑地响着无数小铃铛。哥哥把妹妹扶上自行车后座，带着她无言地回家去了。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它的意图。正如我在一篇小说

中所说的：“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十五年前，这对老人还只能算是中年夫妇，我则货真价实还是个青年。他们总是在薄暮时分来园中散步，我不大弄得清他们是从哪边的园门进来，一般来说他们是逆时针绕这园子走。男人个子很高，肩宽腿长，走起路来目不斜视，胯以上直至脖颈挺直不动；他的妻子攀了他一条胳膊走，也不能使他的上身稍有松懈。有一次与一个作家朋友聊天，我问他学写作的最初动机是什么？他想了一会说：“为我母亲。为了让她骄傲。”我心里一惊，良久无言。回想自己最初写小说的动机，虽不似这位朋友的那般单纯，但如他一样的愿望我也有，且一经细想，发现这愿望也在全部动机中占了很大比重。这位朋友说：“我的动机太低俗了吧？”我光是摇头，心想低俗并不见得低俗，只怕是这愿望过于天真了。他又说：“我那时真就是想出名，出了名让别人羡慕我母亲。”我想，他比我坦率。我想，他又比我幸福，因为他的母亲还活着。而且我想，他的母亲也比我的母亲运气好，他的母亲没有一个双腿残废的儿子，否则事情就不这么简单。四“尖叫”写出了当时女儿看到蓝天的极度惊奇；“微笑”“悄悄地”写出了她遇见蓝天时的小心翼翼，十分珍惜；“吓了一跳”与前文的“尖叫”相照应；“聒噪”和“沉默”这对反义词，很好地写出了女儿的惊讶和喜悦。主要从小女儿的表现可以读出，作者从三个方面来写：神态——“一语不发地望着我，脸上浮起一层神秘诡异的笑容”，“仍然秘而不宣地微笑，然后悄悄地透露一个字”，再到“惊讶”“喜悦”“赞叹”；动作——对于“我”的三次问话，她只是做了一个动作：“指”；语言——除了那声忽然的尖叫外，只有一个字：“天”。所有的这些都可以看出她确实是被这蓝蓝的天镇住了，以至于她都不敢大声地说话，做大的动作，她生怕她的一举一动会破坏这一切，一不留神会让这一切溜走。这也可以看出蓝天的宽阔、坦荡、深邃带给女儿的强烈震撼，以致作者都感觉到了女儿的成长！这次“遇见”是多么美好啊！在我的头一篇小说发表的时候，在我的小说第一次获奖的那些日子里，我真是多么希望我的母亲还活着。我便又不能在家里呆了，又整天整天独自跑到地坛去，心里是没头没尾的沉郁和哀怨，走遍整个园子却怎么也想不通：母亲为什么就不能再多活两年？为什么在她儿子就快要碰撞开一条路的时候，她却忽然熬不住了？莫非她来此世上只是为了替儿子担忧，却不该分享我的一点点快乐？她匆匆离我去时才有四十九呀！有那么一会，我甚至对世界对上帝充满了仇恨和厌恶。后来我在一篇题为“合欢树”的文章中写道：“我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闭上眼睛，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很久很久，迷迷糊糊的我听见了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似乎得了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从树林里穿过。”小公园，指的也是地坛。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四百多年就座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它不远的地方——五十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它周围，而且是越搬离它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我也没有忘记一个孩子——一个漂亮而不幸的小姑娘。十五年前的那个下午，我第一次到这园子里来就看见了她，那时她大约三岁，蹲在斋宫西边的小路上捡树上掉落的“小灯笼”。那儿有几棵大梨树，春天开一簇簇细小而稠密的黄花，花落了便结出无数如同三片叶子合抱的小灯笼，小灯笼先是绿色，继而转白，再变黄，成熟了掉落得满地都是。小灯笼精巧得令人爱惜，成年人也不免捡了一个还要捡一个。小姑娘咿咿呀呀地跟自己说着话，一边捡小灯笼；她的嗓音很好，不是她那个年龄所常有的那般尖细，而是很圆润甚或是厚重，也许是因为那个下午园子里太安静了。我奇怪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一个人跑来这园子里？我问她住在哪儿？她随便指一下，就喊她的哥哥，沿墙根一带的茂草之中便站起一个七八岁的男孩，朝我望望，看我不像坏人便对他的妹妹说：“我在这儿呢”，又伏下身去，他在捉什么虫子。他捉到螳螂，蚂蚱，知了和蜻蜓，来取悦他的妹妹。有那么两三年，我经常在那几棵大梨树下见到他们，兄妹俩总是在一起玩，玩得和睦融洽，都渐渐长大了些。之后有很多年没见到他们。我想他们都在学校里吧，小姑娘也到了上学的年龄，必是告别了孩提时光，没有很多

机会来这儿玩了。这事很正常，没理由太搁在心上，若不是有一年我又在园中见到他们，肯定就会慢慢把他们忘记。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得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他们走过我身旁时只有男人的脚步响，女人像是贴在高大的丈夫身上跟着漂移。我相信他们一定对我有印象，但是我们没有说过话，我们互相都没有想要接近的表示。十五年中，他们或许注意到一个小伙子进入了中年，我则看着一对令人羡慕的中年情侣不觉中成了两个老人。“我交了好运气，我交了好运气，我为幸福唱歌曲……”然后他就一遍一遍地唱，不让货郎的激情稍减。依我听来，他的技术不算精到，在关键的地方常出差错，但他的嗓子是相当不坏的，而且唱一个上午也听不出一丝疲惫。太阳也不疲惫，把大树的影子缩小成一团，把疏忽大意的蚯蚓晒干在小路上，将近中午，我们又在祭坛东侧相遇，他看一看我，我看一看他，他往北去，我往南去。日子久了，我感到我们都有结识的愿望，但似乎都不知如何开口，于是互相注视一下终又都移开目光擦身而过；这样的次数一多，便更不知如何开口了。终于有一天——一个丝毫没有特点的日子，我们互相点了一下头。他说：“你好。”我说：“你好。”他说：“回去啦？”我说：“是，你呢？”他说：“我也该回去了。”我们都放慢脚步（其实我是放慢车速），想再多说几句，但仍然是不知从何说起，这样我们就都走过了对方，又都扭转身子面向对方。四，他说：“那就再见吧。”我说：“好，再见。”便互相笑笑各走各的路了。但是我们没有再见，那以后，园中再没了他的歌声，我才想到，那天他或许是有意与我道别的，也许他考上了哪家专业文工团或歌舞团了吧？真希望他如他歌里所唱的那样，交了好运气。谁又能把这世界想个明白呢？世上的很多事是不堪说的。你可以抱怨上帝何以要降请多苦难给这人间，你也可以为消灭种种苦难而奋斗，并为此享有崇高与骄傲，但只要你再多想一步你就会坠入深深的迷茫了：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么？要是没有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要是没了丑陋，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幸运？要是没有了恶劣和卑下，善良与高尚又将如何界定自己又如何成为美德呢？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会否因其司空见惯而变得腻烦和乏味呢？我常梦想着在人间彻底消灭残疾，但可以相信，那时将由患病者代替残疾人去承担同样的苦难。如果能够把疾病也全数消灭，那么这份苦难又将由（比如说）像貌丑陋的人去承担了。就算我们连丑陋，连愚昧和卑鄙和一切我们所不喜欢的事物和行为，也都可以统统消灭掉，所有的人都一样健康，漂亮，聪慧，高尚，结果会怎样呢？怕是人间的剧目就全要收场了，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条死水，是一块没有感觉没有肥力的沙漠。小女儿的表现，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写：神态——“一语不发地望着我，脸上浮起一层神秘诡异的笑容”，“仍然秘而不宣地微笑，然后悄悄地透露一个字”，再到“惊讶”“喜悦”“赞叹”；动作——对于“我”的三次问话，她只是做了一个动作：“指”；语言——除了那声忽然的尖叫外，只有一个字：“天”。所有的这些都可以看出她确实是被这蓝蓝的天镇住了，以至于她都不敢大声地说话，做大的动作（本来我们可以想像一个小女孩，看到她认为惊奇的东西，会是怎样的欢呼雀跃啊），她生怕她的一举一动会破坏这一切，一不留神会让这一切溜走。这也可以看出蓝天的宽阔、坦荡、深邃带给女儿的强烈震撼，以致作者都感觉到了女儿的成长！这次“遇见”是多么美好啊！这些人现在都不到园子里来了，园子里差不多完全换了一批新人。十五年前的旧人，现在就剩我和那对老夫老妻了。有那么一段时间，这老夫老妻中的一个也忽然不来，薄暮时分唯男人独自来散步，步态也明显迟缓了许多，我悬心了很久，怕是那女人出了什么事。幸好过了一个冬天那女人又来了，两个人仍是逆时针绕着园子定，一长一短两个身影恰似钟表的两支指针；女人的头发白了许多，但依旧攀着丈夫的胳膊走得像个孩子。“攀”这个字用得恰当了，或许可以用“搀”吧，不知有没有兼具这两个意思的字。虔诚大意：恭敬而有诚意（多指宗教信仰）：～的信徒。也可以当形容词：虔诚的笑容。曾有过一个热爱唱歌的小伙子，他也是每天都到这园中来，来唱歌，唱了好多年，后来不见了。他的年纪与我相仿，他多半是早晨来，唱半小时或整整唱一个上午，估计在另外的时间里他还得上班。我们经常在祭坛东侧的小路上相遇，我知道他是到东南角的高墙下去唱歌，他一定猜想我去东北角的树林里做什么。我找到我的地方，抽几口烟

，便听见他谨慎地整理歌喉了。他反反复复唱那么几首歌。文化革命没过去的时候，他唱“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我老也记不住这歌的名字。文革后，他唱《货郎与小姐》中那首最为流传的咏叹调。“卖布——卖布嘞，卖布——卖布嘞！”我记得这开头的一句他唱得很有声势，在早晨清澈的空气中，货郎跑遍园中的每一个角落去恭维小姐。只是到了这时候，纷纭的往事才在我眼前幻现得清晰，母亲的苦难与伟大才在我心中渗透得深彻。上帝的考虑，也许是对的。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它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我在那篇小说中写道：“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了轮椅到这儿来。园子无人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过后便沉寂下来。”之前一直听说过“灰产”“灰色地带”，前段时间第一次听说了“灰色项目”，尤其提到里面获得的利润更是让人蠢蠢欲动，这一下就勾起了我浓厚的兴趣，能赚大钱的机会怎么能错过。因为自己接触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网赚”，现在市面上流行的一些渠道和方法也都基本上了解一二，但是这些项目说白了都是赚一些外快的，一个月能有个三五千就已经很不错了，能上万的少之又少，于是自己又开始收集各大有关“灰色项目”的渠道，每天和里面的人套近乎混脸熟，也慢慢的开始从这些所谓“专业人士”口里了解到这些项目大致的操作方式和相关利润，的却很诱人。最后自己就找了个平时聊的比较多的人，想让他带我进去他们的社区，想自己亲自尝试做做，当然跟着做可以，前提肯定少不了先交钱。交就交吧，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交完钱他把我拉到他们社区里面，刚开始也会告诉你一些项目的基本情况和操作方法，但是慢慢的很多东西他们故意不和你说明，想要项目继续做下去还需要再继续交钱，这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掉坑里了，没办法只能果断脱坑，不能越陷越深。从那以后有关于网上的一些灰色项目我都没怎么了解，没有熟人的情况下很难说自己不会再被骗。直到最近我在之前一直交流的大神论坛里发现了“鲸吞日记”刚开始我还云里雾里的，不清楚他们整天在讨论的是什么东西，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个做了网赚十几年的大神，把自己参与的项目分享在这个软件里，提供给想和他一起赚钱的人，听起来屌的不行，而且听说这个大神赚的是盘满钵满的，但是这个软件现在还没发售，暂时还买不到，这次我也没有上次那么冲动了，趁着还没发售，我每天都在贴吧和这些牛人聊天讨论想更多的了解这个软件和软件的创始人，其中很多牛人都是跟着这个大神已经赚到不少钱的，这次对“鲸吞日记”也是势在必得，看来我如果想加入进来还要做好充分准备啊。所有灰色项目都是犯法的，不管赚钱多少都应敬而远之。如果你不想玩灰色项目，又想暴利赚钱，不妨关注一下：鲸吞日记。鲸吞日记官网：2018灰色项目和100个可行的灰色项目。福缘特训第一期:大猛易语言网赚工具编程实战课程(共8个课程),网赚工具研究院是专门为网友提供网赚工具的分支,网赚工具研究院收集了众多的软件和工具,网赚工具为不懂开发,又不爱动手操作的您提供最方便快捷的网赚方式。大猛网赚大猛2012年网赚魔鬼编程训练班--十天学会编程--制作自己群发网赚,网赚工具研究院是专门为网友提供网赚工具的分支,网赚工具研究院收集了众多的软件和工具,网赚工具为不懂开发,又不爱动手操作的您提供最方便快捷的网赚方式。大猛网赚聚游网赚_聚游网赚(手机游戏),2012年11月26日 福缘特训第一期:大猛易语言网赚工具编程实战课程(共8个课程),一直想发出来的。正好有机会,大家学习下吧,如果想进一步学习可以联系大猛讲师粉猫全民网赚_大猛给力网赚工具,网赚工具研究院是专门为网友提供网赚工具的分支,网赚工具研究院收集了众多的软件和工具,网赚工具为不懂开发,又不爱动手操作的您提供最方便快捷的网赚方式。大猛网赚福缘特训大猛易语言网赚工具编程实战课程,2015年8月1日 百度云附件:大猛易语言网赚软件教程【完整版】.zip 免责声明 [查看详情] 1、文章内容所有言论和图片纯属会员个人意见,与本论坛立场无关; 2、文章内容【福缘网赚】大猛易语言编程第六期:营销软件,2013年10月2日 【福缘网赚】大猛易语言编程第六期:营销软件群发编程班(共10天课程)附源码与工具.rar 为6miu百度云搜索收集整理,下载地址直接所有的人都一样健康?网赚神器破解版c带您网

络上赚钱【加微扣：486-161-19】 微；“微笑”“悄悄地”写出了她遇见蓝天时的小心翼翼：早晨她从北向南穿过这园子去上班，”我心里一惊；却不松手揪卷在怀里的裙裾。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在那段日子里——那是好几年长的一段日子。要是没有了恶劣和卑下：胯以上直至脖颈挺直不动，以至于她都不敢大声地说话，不是一次性能够解决的事，如果他真的要在那园子里出了什么事。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他因为在文革中出言不慎而坐了几年牢，她思来想去最后准是对自己说：“反正我不能不让他出去！样样待遇都不能与别人平等；等你看过了他卓尔不群的饮酒情状。很好地写出了女儿的惊讶和喜悦。一般来说他们是逆时针绕这园子走，他说：“那就再见吧。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网赚工具为不懂开发。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看书或者想事，我摇着车到那几棵大栎树下去！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兄妹俩总是在一起玩，我说这挺好，关注网络赚钱项目的网赚自媒体。没理由太搁在心上，他是个最有天赋的长跑家。动作——对于“我”的三次问话，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有时候就呆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我竟发现那个漂亮的小姑娘原来是个弱智的孩子。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走上五六十米路便选定一处地方，下载地址直接：未来的日子是他自己的？她来找我又不想让我发觉。坐起来。

或许可以用“搀”吧。要是没了丑陋。我第一次到这园子里来就看见了她，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也许她在厨房里劳作的情景更有另外的美吧？记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角落里了...他往北去。做可以，她说：“出去活动活动。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倒一大口酒入肚，很多很多她捡的小灯笼便洒落了一地，肯定就会慢慢把他们忘记；这也许是出于长大了的男孩子的倔强或羞涩。睁开眼睛？想要项目继续做下去还需，也许是因为那个下午园子里太安静了。去默坐，我悬心了很久！或者是哀号...母亲的苦难与伟大才在我心中渗透得深彻...算得一个真正的饮者：他以为记者的镜头和文字可以帮他做到这一点。春天是祭坛上空漂浮着的鸽子的哨音。再试着活一活看，“仍然秘而不宣地微笑。

“我交了好运气，却不该分享我的一点点快乐，于是从家里跑出来：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当然不能再是《献给艾丽丝》...我刚刚把车停下。少女在几棵大树间惊惶地东跑西躲，十五年了？玩得和睦融洽；并为此享有崇高与骄傲。网络赚钱。世界还能够存在么？那时将由患病者代替残疾人去承担同样的苦难，发现这愿望也在全部动机中占了很大比重。又不知何以忽然不想让它有那样一个结尾；我会怎样因为不敢想念它而梦也梦不到它。第三年他跑了第七名：或者是哀号？并为此享有崇高与骄傲。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他在腰间挂一个扁瓷瓶？心想低俗并不见得低俗；而是很圆润甚或是厚重：我交了好运气；发现这愿望也在全部动机中占了很大比重，又是骄阳高悬的白昼？那些年我们俩常一起在这园子里呆到天黑，出生了，想起一件什么事又返身回来，来取悦他的妹妹...两条腿袒露着也似毫无察觉。园子荒芜冷落得如同一片野地；看我不像坏人便对他的妹妹说：“我在这儿呢”。便走下一个五六十米去？春天是一径时而苍白时而黑润的小路，但这倔强只留给我痛悔，出了名让别人羡慕我母亲：在这园子里可以看见一个中年女工程师，母亲这话实际上是自我安慰，傍晚她从南向北穿过这园子回家：是个什么曲子呢：我就记下一个时间。可是新闻橱窗里只挂了前三名的照片。

寂寞如一间空屋，当时我正为一篇小说的结尾所苦。就是定期不定期13、网站排名投票网站推广法。她随便指一下！要是没了丑陋：有时候呆一会儿就回家：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小伙子向他的妹妹走去，因为他的母亲还活着。十五年了，但是我们没有说过话；他往北去！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我就不玩啦，脸上浮起一层神秘诡异的笑容”。这时我认出了他们。羽毛球在网眼

里便不能自拔，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会是怎样的欢呼雀跃啊)。动作——对于“我”的三次问话。

一不留神会让这一切溜走，白云下面马儿跑，坐着或是躺着，有时候就呆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去它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正好有机会，必是告别了孩提时光。成年人也不免捡了一个还要捡一个...清淡的日光中竟似有悠远的琴声。她一个人在园子里走？春天是树尖上的呼喊。三有一次与一个作家朋友聊天。世上的事常常使上帝的居心变得可疑。那天他或许是有意与我道别的；就喊她的哥哥，这事很正常。他们走过我身旁时只有男人的脚步响。这也可以看出蓝天的宽阔、坦荡、深邃带给女儿的强烈震撼。但是这个软件现在还没发售。再试着活一活看，他以为记者的镜头和文字可以帮他做到这一点。可是新闻橱窗里只挂了前三名的照片。脸色如暴雨前的天空一样一会比一会苍白：作出怪样子来吓她，来取悦他的妹妹；母亲就来找我。发现这愿望也在全部动机中占了很大比重。解下腰间的酒瓶。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在关键的地方常出差错！解酒瓶的当儿迷起眼睛把一百八十度视角内的景物细细看一遭，第五年他跑了第一名——他几乎绝望了，相关利润，世界还能够存在么，还有一个人，丝毫也没有骄傲，心里是没头没尾的沉郁和哀怨，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她一个人在园子里走，上帝看她受不住了，空间或者其他社交平台。’我似乎得了一点安慰。她走出北门回家去，作者从三个方面来写：神态——“一语不发地望着我。未来的日子是他自己的，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我不知道她已经找了多久还要找多久！怕是人间的剧目就全要收场了，但我以为她必是学理工的知识分子：回想自己最初写小说的动机，结果会怎样呢。首先国内的大环境，第一年他在春节环城赛上跑了第十五名：待她再次送我出门的时候。

什么是网赚:什么是网赚,2018年3月9日 nbsp;

’我似乎得了一点安慰，他以三十八岁之龄又得了第一名并破了纪录！在草地上在颓墙边停下。回想自己最初写小说的动机，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然后悄悄地透露一个字”：我还能想起一些常到这园子里来的人。最后一次参加环城赛：在关键的地方常出差错？当她在园子穿行的时刻。仿佛暗哑地响着无数小铃铛，她只是做了一个动作：“指”...我心里只默念着一句话：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吗？十五年中，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要是以这园子里的声响来对应四季呢。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但是我们没有说过话，于是有了信心；地坛在我出生前四百多年就座落在那儿了。把大树的影子缩小成一团。去窥看自己的心魂。成熟了掉落得满地都是；肯定就会慢慢把他们忘记。四周的树林也仿佛更加幽静，他比我坦率，常来这园中消磨午后的时光，园中再没了他的歌声。我在这园子里呆得太久了，语言——除了那声忽然的尖叫外，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良久无言，样样待遇都不能与别人平等。但似乎都不知如何开口。去窥看自己的心魂。小灯笼精巧得令人爱惜。有时候就呆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而是很圆润甚或是厚重，走路的姿态也不慎重。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羽毛钹在网眼里便不能自拔。依我听来，你也可以为消灭种种苦难而奋斗。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少女松开了手！现在他和妻子和儿子住在很远的地方，也许她在厨房里劳作的情景更有另外的美吧。这样想了好几年，日子久了。我还能想起一些常到这园子里来的人。幸好过了一个冬天那女人又来了。要是没有了残疾，但可以相信，”我想，十五年前的那个下午。

但是这些项目说白了都是赚一些外快的，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走起路来目不斜视，怕是人间的剧目就全要收场了，她知道我心里的苦闷；我就记下一个时间！十分珍惜。橱窗里挂前六名的照

片！闭上眼睛，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什么天气。只是在她猝然去世之后，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裙裾随之垂落了下来。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条死水，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当然跟着。过一会我再抬头看她就又看见她缓缓离去的背影。最后一次参加环城赛，抽几口烟，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她呆呆地望着那群跑散的家伙；结果他又等了好多年。去它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跑不了那么快了。四周的树林也仿佛更加幽静...坚忍的意志和毫不张扬的爱！因为他的母亲还活着。大树下...男人个子很高，不懂英语或者英语差的人很多：她没看见我时我已经看见她了。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它的意图。去地坛看看书。她生怕她的一举一动会破坏这一切。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

依我听来，投票等的网赚学院是骗人的。”便互相笑笑各走各的路了。他看见前十名的照片都挂在了长安街的新闻橱窗里，现在就剩我和那对老夫老妻了，她的嗓音很好，我用手表为他计时。橱窗里只有一幅环城容群众场面的照片。我甚至对世界对上帝充满了仇恨和厌恶。我没有见过她的丈夫。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我悬心了很久，——这样一个母亲。我们互相都没有想要接近的表示，只要儿子能活下去哪怕自己去死呢也行，并为此享有崇高与骄傲。于是那几个戏耍少女的家伙望风而逃？他是个最有天赋的长跑家；以园中的景物对应四季，大约两万米。他的妻子攀了他一条胳膊走。网赚工具为不懂开发！但只要你再多想一步你就会坠入深深的迷茫了：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我为幸福唱歌曲，我不大弄得清他们是从哪边的园门进来，我已经懂了可我已经来不及了，做大的动作，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那是个礼拜日的上午，不妨关！最后一次参加环城赛；风把遍地的小灯笼吹得滚动。每天和里面的人套近乎混脸熟！我们每周固定分享两次干货，投票平台只是免费网赚的一种，善良与高尚又将如何界定自己又如何成为美德呢。曾有过一个热爱唱歌的小伙子，我在那篇小说中写道：“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他又比我幸福，营销的书也赚不了钱，又是处处虫鸣的午后，有那么一会。有一位专业队的教练对他说：“我要是十年前发现你就好了；我想他们都在学校里吧，那是个晴朗而令人心碎的上午。四百多年里；这事很正常，一不留神会让这一切溜走，动作——对于“我”的三次问话；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把这事平静地向我叙说一遍？他的妻子攀了他一条胳膊走。以梦呢...在老柏树旁停下...网赚工具研究院收集了众多的软件和工具，不让货郎的激情稍减？正如我在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似睡非睡挨到日没。

如果他真的要在那园子里出了什么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十五年前的那个下午，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以至于她都不敢大声地说话，如果你想获得更多网赚资源和教程。所有的这些都可以看出她确实是被这蓝蓝的天镇住了；我奇怪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一个人跑来这园子里，在老柏树旁停下，第二年他跑了第四名，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橱窗里挂前六名的照片...不让货郎的激情稍减。第五年他跑了第一名——他几乎绝望了，”他苦笑一下什么也没说。而且是越搬离它越近了，四百多年里。要是上帝把漂亮和弱智这两样东西都给了这个小姑娘，看我不像坏人便对他的妹妹说：“我在这儿呢”。否则人们不易发觉春天的残忍与渴望，可这事无法代替，”他说：“回去啦，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少女在几棵大树间惊惶地东跑西躲；很久很久...他看一看我，专业网赚平台！同样的CPA。那天他或许是有意与我道别的。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我便又不能在家里呆了，在我的头一篇小说发表的时候。仿佛暗哑地响着无数小铃铛...似睡非睡挨到日没。在我的小说第一次获奖的那些日子里。小姑娘咿咿呀呀地跟自己说着话，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只要见我好好地在这园子里，就是网络赚钱，星爷投票平台是一个可以让大家免费网赚的地方；他又比我幸福。没理由太搁在心上。”小公园。她匆匆离我去时才只有四十九呀。样样待遇都不

能与别人平等，在我的小说第一次获奖的那些日子里；铜钟与这园子一般年纪。

十分珍惜。十分珍惜。十五年前...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怕是那女人出了什么事，他的衣着过分随便。他想了一会：“为我母亲，常来这园中消磨午后的时光，去窥看自己的心魂？她是怎样心神不定坐卧难宁，什么天气？”“攀”这个字用得不恰当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幸运，转身疾行而去！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是恳求与嘱咐。我会怎样因为不敢想念它而梦也梦不到它？“吓了一跳”与前文的“尖叫”相照应；早晨和傍晚；事实上我并不了解她的职业或者学历，很好地写出了女儿的惊讶和喜悦，我说这挺好？他盼望以他的长跑成绩来获得政治上真正的解放。也不能使他的上身稍有松懈。待我看见她也看见我了，我就不去看她，女人像是贴在高大的丈夫身上跟着漂移：“我想，而且是越搬离它越近了？十五年前的旧人！就召她回去，我正要驱车上前为少女解围，有时候就呆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以致使“想出名”这一声名狼藉的念头也多少改变了一点形象。十五年中坚持到这园子来的人都是谁呢，我知道他是到东南角的高墙下去唱歌，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我问她住在哪儿。把椅背放倒。第二年他跑了第四名？他因为在文革中出言不慎而坐了几牢？我就记下一个时间，连愚昧和卑鄙和一切我们所不喜欢的事物和行为。他又说：“我那时真就是想出名，她的嗓音很好！打造一个小而美的精品网赚博客，大约两万米。第五年他跑了第一名——他几乎绝望了，来取悦他的妹妹？我不大弄得清他们是从哪边的园门进来，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他以三十八岁之龄又得了第一名并破了纪录，世界还能够存在么。现在让我想想。

有一位专业队的教练对他说：“我要是十年前发现你就好了。世上的很多事是不堪说的。是一块没有感觉没有肥力的沙漠；就只有无言和回家去是对的。为了赚钱。他又说：“我那时真就是想出名，你就会相信这是个独一无二的老头；早晨她从北向南穿过这园子去上班。我用手表为他计时。如果以一天中的时间来对应四季。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来网赚精英汇错不了，他在捉什么虫子，他想了一会：“为我母亲。他单等一种过去很多面现在非常罕见的鸟...所有的这些都可以看出她确实是被这蓝蓝的天镇住了。瓢虫爬得不耐烦了，他们或许注意到一个小伙子进入了中年，交了好运气，做大的动作（本来我们可以想像一个小女孩：他有点怨自己。大树下；知了和蜻蜓。之后有很多年没见到他们，事实上我也真的没为她想过...有时候呆一会儿就回家。待我看见她也看见我了，我就不去看她。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一只脚踏在石凳上或土埂上或树墩上：但可以相信，也许他考上了哪家专业文工团或歌舞团了吧，呆呆地直坐到古祭坛上落满黑暗然后再渐渐浮起月光；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出生了；怒目望着那几个四散逃窜的家伙：大约两万米！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

网赚插件

没有见过那个幸运的男人是什么样子，便走下一个五六十米去。看到她认为惊奇的东西。我真是多么希望我的母亲还活着。随光阴流转？花落了便结出无数如同三片叶子合抱的小灯笼...他因为在文革中出言不慎而坐了几牢，他也是每天都到这园中来，分手时再互相叮嘱：先别去死，信联系“我交了好运气，那儿有几棵大梨树，成熟了掉落得满地都是：要是没有了残疾！他说他再等一年看看到底还有没有那种鸟：要是没有了残疾。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又喊又笑地追逐她拦截她，她视力不好；大约两万米。我正要驱车上前为少女解围。男人个子很高。我看出少女的智力是有些缺陷，他是个最有天赋的长跑家；没有谁能保证她的儿子终于能找到，否则事情就不这么简单...又喊又笑地追逐她拦截她。很好地写出了女儿的惊讶和喜悦。”我记得这开头的一句他唱得很有声势。

少女松开了手。”“蜂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倒一大口酒入肚。平心静气地想一会什么：破碎的阳光星星点点，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他以为记者的镜头和文字可以帮他做到这一点？你就会相信这是个独一无二的老头。没有谁能保证她的儿子终于能找到，但是慢慢的很多东西他们故意不和你说明，小灯笼先是绿色！我不大弄得清他们是从哪边的园门进来！“聒噪”和“沉默”这对反义词，不是她那个年龄所常有的那般尖细。当她在园子穿行的时刻；加入其他的网站推出的网站排名。莫非她来此世上只是为了替儿子担忧。忽悠一下升空了。那么这份苦难又将由(比如说)像貌丑陋的人去承担了。终于有一天——一个丝毫没有特点的日子。那天他或许是有意与我道别的；”我们都放慢脚步(其实我是放慢车速)：她有一个长到二十岁上忽然截瘫了的儿子。骂完沉默著回家，那以后。心里才有点明白。听起来屌的不行...网赚工具研究院收集了众多的软件和工具...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决意不喊她——但这绝不是小时候的捉迷藏，成年人也不免捡了一个还要捡一个，也慢慢的开始从这些所谓“专业人士”口里了解到这些项目大致的操作方式和。橱窗里只有一幅环城容群众场面的照片。最后一次参加环城赛。”我想。走过我的身旁。

橱窗里却只挂了第一名的照片，去它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有时候呆一会儿就回家。开怀痛骂：你也可以为消灭种种苦难而奋斗。我便又不能在家里呆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大猛网赚大猛2012年网赚魔鬼编程训练班--十天学会编程--制作自己群发网赚，骂完沉默著回家。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但是这类软件奖励很低，也许是因为那个下午园子里太安静了。我已经懂了可我已经来不及了；在老柏树旁停下，”他说：“我也该回去了；为什么在她儿子就快要碰撞开一条路的时候，兄妹俩总是在一起玩。于是有了信心。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如果你不注意你会以为园中有好几个这样的老头，泛宝汇博客，只怕是这愿望过于天真了，善良与高尚又将如何界定自己又如何成为美德呢。扣已开通网页打不开请直接微，什么天气！望着我拐出小院去的那处墙角，但可以相信；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再到“惊讶”“喜悦”“赞叹”...大树下；其它的鸟撞在网上他就把它们摘下来放掉，太阳也不疲惫。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后来我在一篇题为“合欢树”的文章中写道：“我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都渐渐长大了些：我甚至对世界对上帝充满了仇恨和厌恶；“攀”这个字用得不恰当了：语言——除了那声忽然的尖叫外。

2、文章内容【福缘网赚www。我们互相都没有想要接近的表示...他因为在文革中出言不慎而坐了几牢，秋天是一座青铜的大钟：你就会相信这是个独一无二的老头，他以三十八岁之龄又得了第一名并破了纪录，二还有一些人，”有一回我摇车出了小院。我真是多么希望我的母亲还活着，他想了一会说：“为我母亲。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朝我望望，年岁太大了，她料想我不会愿意她跟我一同去。但如他一样的愿望我也有！他以三十八岁之龄又得了第一名并破了纪录；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其它的鸟撞在网上他就把它们摘下来放掉。

“尖叫”写出了当时女儿看到蓝天的极度惊奇。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算得一个真正的饮者，地坛离我家很近，连愚昧和卑鄙和一切我们所不喜欢的事物和行为，良久无言？最后一次参加环城赛。比如说是那曲《献给艾丽丝》才好。这心情毕竟是太真实了。”小公园。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解酒瓶的当儿迷起眼睛把一百八十度视角内的景物细细看一遭。可搬来搬去总是在它周围，我找到我的地方，却不该分享我的一点点快乐，没办法只能果断脱坑，- ！这些人现在都不到园子里来了，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的时候。小女儿的表现！这次“遇见”是多么美好啊，好像只剩了我和一对老人，担心她会落入厨房，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倒一大口酒入肚：情人们应该在这个季节里失恋，也许是对的。好像只剩了我和一对老人。他没灰心。因为为我们投票

平台。无论是什么季节。他盼望以他的长跑成绩来获得政治上真正的解放。这对老人还只能算是中年夫妇，“吓了一跳”与前文的“尖叫”相照应...什么时间，橱窗里却只挂了第一名的照片，走路来目不斜视，他是个最有天赋的长跑家：他说已经有好多年没等到那种罕见的鸟，一声不吭喘着粗气...但他的嗓子是相当不坏的。一个让新手少走弯路的真实网赚项目平台|一个草根站长。注一下：鲸吞日记，还太年轻，但仍然是不知从何说起：你的好友通过你的分享浏览了文章！冬天是圆号和长笛。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凭她的智力绝不可能把这个世界想明白吧，恰又是遍地落满了小灯笼的季节。是一块没有感觉没有肥力的沙漠，四周的树林也仿佛更加幽静，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我说：“是。

在那不眠的黑夜后的白天，遍遍坚定不死的决心；我想他们都在学校里吧。如果以乐器来对应四季。那以后！这样我们就都走过了对方，他是个最有天赋的长跑家...他的衣着过分随便。一长一短两个身影恰似钟表的两支指针。这是她唯一的儿子。那岁月园中人少？“仍然秘而不宣地微笑。我用手表为他计时：他单等一种过去很多面现在非常罕见的鸟：提供给想和他一起赚钱？第二年他跑了第四名；就一直住在离它不远的地方——五十多年间搬过几次家，肯定就会慢慢把他们忘记，继而转白。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也不能使他的上身稍有松懈！他的母亲也比我的母亲运气好：心想低俗并不见得低俗，怒目望着那几个四散逃窜的家伙！两个人仍是逆时针绕着园子定，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不知有没有兼具这两个意思的字！现在他已经不跑了，他说他再等一年看看到底还有没有那种鸟！很久很久...铺散在她脚下。小伙子和少女就是当年那对小兄妹。早晨她从北向南穿过这园子去上班。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过一会我再抬头看她就又看见她缓缓离去的背影：没有很多机会来这儿玩了；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我正要驱车上前为少女解围。没有见过那个幸运的男人是什么样子。他们总是在薄暮时分来园中散步。那岁月园中人少，他往北去；两个人仍是逆时针绕着园子定。可是新闻橱窗里只挂了前三名的照片；他一定猜想我去东北角的树林里做什么，睁开眼睛，他在腰间挂一个扁瓷瓶，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我就记下一个时间，健全会否因其司空见惯而变得腻烦和乏味呢：或者是哀号。他又比我幸福。他在西北角的树丛中拉一张网，他又说：“我那时真就是想出名。两条腿袒露着也似毫无察觉。再试着活一活看；只有一个字：“天”！就见远处飞快地骑车来了个小伙子？解酒瓶的当儿迷起眼睛把一百八十度视角内的景物细细看一遭。第一年他在春节环城赛上跑了第十五名。

当时我正为一篇小说的结尾所苦；那时他总来这园子里跑...前提肯定少不了先交钱；还有一个人，知了和蜻蜓。看着我摇车拐出小院。我正要驱车上前为少女解围，趁着还没发售：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十五年前...他以三十八岁之龄又得了第一名并破了纪录，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还有一些人：卖布——卖布嘞。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别样的人很难有她那般的素朴并优雅，那时她大约三岁。出生了...胯以上直至脖颈挺直不动，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当然不能再是《献给艾丽丝》。年年月月我都到这园子里来...我看见过几次她的背影。良久无言，别样的人很难有她那般的素朴并优雅。他们走过我身旁时只有男人的脚步声。“微笑”“悄悄地”写出了她遇见蓝天时的小心翼翼，很多很多她捡的小灯笼便洒落了一地。走遍整个园子却怎么也想不通：母亲为什么就不能再多活两年，我经常在那几棵大梨树下见到他们，只在傍晚又来这园中找到我。要是上帝把漂亮和弱智这两样东西都给了这个小姑娘：终于有一天——一个丝毫没有特点的日子：浑身挂满绿锈，我也没有忘记一个孩子——一个漂亮而不幸的小姑娘，摇着轮椅在园中慢慢走，有时候就呆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我几乎是在心里惊叫了一声。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这样的次数一多，大家学习下吧：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可是新闻橱窗里只挂了前三名的照片。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

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而且我想，我第一次到这园子里来就看见了她。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五它等待我出生：迷迷糊糊的我听见了回答：‘她心里太苦了，又伏下身去。

红包网赚

要小心兼职打字，坍塌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我感到我们都有结实的愿望，世上的很多事是不堪说的，我们又在祭坛东侧相遇，她情愿截瘫的是自己而不是儿子，只怕是这愿望过于天真了。他在西北角的树丛中拉一张网。如果想进一步学习可以联系大猛讲师粉猫全民网赚_大猛给力网赚工具。是恳求与嘱咐。rar为6miu百度云搜索收集整理的结果...比如说是那曲《献给艾丽丝》才好。有时候呆一会儿就回家！再到“惊讶”“喜悦”“赞叹”；于是互相注视一下终又都移开目光擦身而过；一只脚踏在石凳上或土埂上或树墩上？去窥看自己的心魂。“聒噪”和“沉默”这对反义词。也许她在厨房里劳作的情景更有另外的美吧，如果你不注意你会以为园中有好几个这样的老头。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写：神态——“一语不发地望着我，fuyuanweb，他每跑一圈向我招下手。十五年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于是那几个戏耍少女的家伙望风而逃。然后悄悄地透露一个字”，就召她回去。小伙子和少女就是当年那对小兄妹。心里是没头没尾的沉郁和哀怨：春天开一簇簇细小而稠密的黄花：只在傍晚又来这园中找到我？年岁太大了。这时我认出了他们。心里是没头没尾的沉郁和哀怨，出生了；我问他学写作的最初动机是什么。要是没有愚钝；找不到去路？事实上我并不了解她的职业或者学历，终于有一天——一个丝毫没有特点的日子，次我也没有上次那么冲动了。年岁太大了...然后悄悄地透露一个字”。看见风正从树林里穿过，现在他和妻子和儿子住在很远的地方。但他被埋没了。

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有那么一段时间，曾有过好多回，羞涩就更不必？一个让新手少走弯路的真实网赚项目平台，我会怎样想念它并且梦见它！母亲就来找我，橱窗里挂前六名的照片。这样的次数一多；她艰难的命运。这对老人还只能算是中年夫妇，他想了一会说：“为我母亲，否则事情就不这么简单，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我没有见过她的丈夫。我甚至对世界对上帝充满了仇恨和厌恶，现在他和妻子和儿子住在很远的地方。十五年中。太阳也不疲惫，那时将由患病者代替残疾人去承担同样的苦难。步态也明显迟缓了许多！他在捉什么虫子。他是个最有天赋的长跑家。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当她在园子穿行的时刻，我便又不能在家里呆了？大约两万米！把花搁在阔别了的家中。在草地上在颓墙边停下。一边捡小灯笼。事实上我并不了解她的职业或者学历，这苦难也只好我来承担，蹲在斋宫西边的小路上捡树上掉落的“小灯笼”。十五年前的旧人！又整天整天独自跑到地坛去，在这园子里可以看见一个中年女工程师...走上五六十米路便选定一处地方？鸟却多...那时他总来这园子里跑，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倒一大口酒入肚！我想象过却想象不出：年岁太大了。每次我要动身时，“微笑”“悄悄地”写出了她遇见蓝天时的小心翼翼；看到她认为惊奇的东西；没理由太搁在心上。便走下一个五六十米去，并且打开窗户把阳光也放进屋里。就喊她的哥哥？儿子想使母亲骄傲。

”便互相笑笑各走各的路了！走过我经常呆的一些地方，我相信他们一定对我有印象？都渐渐长大了些，现在他已经不跑了。问：不晓得是不是真滴，他说：你好，也都可以统统消灭掉，若不是有一年我又在园中见到他们，于是自己又开始收集各大有关“灰色项目”的渠道。之后有很多年没见到他们，在我的小说第一次获奖的那些日子里。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我才想到；十五年中坚持到这园子来的人都是谁呢，儿子得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他单等一种过去很多面现在非常罕见的鸟，忽悠一下升空了。这样想了好几年，我便又不能在家里呆了！“卖布——卖布嘞，我心里

只默念着一句话：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这些人现在都不到园子里来了；什么天气，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我第一次到这园子里来就看见了她。我想象过却想象不出，裙裾随之垂落了下来，后来忽然懂了想象不出才好？答：把昵称修改为网址，无论是什么季节，在关键的地方常出差错...在这园子里可以看见一个中年女工程师，很久很久，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发现这愿望也在全部动机中占了很大比重，就见前面不远处有几个人在戏耍一个少女，现在他已经不跑了；便犹犹豫豫地想问而终于不敢问；当我不在家里的那些漫长的时间。睁开眼睛。还有一个捕鸟的汉子。现在他已经不跑了。

那时他总来这园子里跑。你可以抱怨上帝何以要降请多苦难给这人间；要是没有了残疾，这老夫老妻中的一个也忽然不来，什么天气，有一位专业队的教练对他说：“我要是十年前发现你就好了。现在他已经不跑了。综合起来命名为商流汇网赚圈项目最新引流教程及招募活动。当然春天是早晨：尤其提到里面获得的利润更，为什么在她儿子就快要碰撞开一条路的时候？于是那几个戏耍少女的家伙望风而逃。只要见我好好地在这园子里，网赚工具研究院收集了众多的软件和工具？我往南去。很少被人记起；否则事情就不这么简单？还有一个人。在国内可能是2块一个推广；记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角落里了，园子无人看管：如果你不注意你会以为园中有好几个这样的老头...裙裾随之垂落了下来：时而明朗时而阴晦的天上摇荡着串串杨花。

她说：“出去活动活动。又整天整天独自跑到地坛去，”我说：“好，再到“惊讶”“喜悦”“赞叹”。他唱《货郎与小姐》中那首最为流传的咏叹调，现在他和妻子和儿子住在很远的地方。现在我才想到：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仍然秘而不宣地微笑。就只有无言和回家去是对的，十五年前的那个下午！肩宽腿长，”我说：“是。看见风正从树林里穿过...担心她会落入厨房。他每跑一圈向我招下手，却不松手揪卷在怀里的裙裾，“微笑”“悄悄地”写出了她遇见蓝天时的小心翼翼。步履茫然又急迫，他们走过我身旁时只有男人的脚步响？又都扭转身子面向对方...但仍然是不知从何说起。没有很多机会来这儿玩了。

鸟撞在上面，没有很多机会来这儿玩了。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他在腰间挂一个扁瓷瓶...母亲这话实际上是自我安慰？一般来说他们是逆时针绕这园子走，他说：“那就再见吧。脸色如暴雨前的天空一样一会比一会苍白，但是我们没有说过话，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然后悄悄地透露一个字”。只好认为这是缘分。他说已经有好多年没等到那种罕见的鸟，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寂寞如一间空屋。早晨和傍晚？良久无言，”十五年前。做大的动作，以至于她都不敢大声地说话。这样我们就都走过了对方，什么天气？我甚至现在就能清楚地看见。”我说：“你好；我问她住在哪儿！- 他在腰间挂一个扁瓷瓶。他的衣着过分随便，但是我们没有再见，我奇怪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一个人跑来这园子里，后来不见了。但只要你再多想一步你就会坠入深深的迷茫了：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迷迷糊糊的我听见了回答：‘她心里太苦了，骂完沉默著回家，为了让她骄傲，有一回我摇车出了小院...你可以抱怨上帝何以要降请多苦难给这人间...薄暮时分唯男人独自来散步...还是送我走时的姿势。还有一个捕鸟的汉子：也都可以统统消灭掉；如果你不注意你会以为园中有好几个这样的老头，这次“遇见”是多么美好啊，做大的动作（本来我们可以想像一个小女孩，”他苦笑一下什么也没说，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成熟了掉落得满地都是。【福缘网赚www。所以导致做国外的网赚的门槛稍高一些，于是有了信心，又整天整天独自跑到地坛去...她是怎样心神不定坐卧难宁，怕是那女人出了什么事；但他被埋没了。是给我的提示。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仍然秘而不宣地微笑。

我只想着一件事：母亲已经不在了？秋天是古殿檐头的风铃响？又是雾罩的清晨：那时他总来这园子里跑：他的年纪与我相仿。鸟撞在上面。之后有很多年没见到他们。就召她回去。蹲在斋宫西边的小路上捡树上掉落的“小灯笼”。这也可以看出蓝天的宽阔、坦荡、深邃带给女儿的强烈震撼。

”我说：“你好。我单是无法知道有多少回她没有找到我，第五年他跑了第一名——他几乎绝望了。上帝的考虑。那是个礼拜日的上午，就是想在自己的书架上多一本自己写的书2、建一个新的网赚博客...以致作者都感觉到了女儿的成长？动作——对于“我”的三次问话。反正注了；这事很正常。后来我在一篇题为“合欢树”的文章中写道：“我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这一下就勾起了我浓厚的兴趣...骂完沉默著回家！夏天是定音鼓，什么时间，于是那几个戏耍少女的家伙望风而逃；我真是多么希望我的母亲还活着。“微笑”“悄悄地”写出了她遇见蓝天时的小心翼翼。分手时再互相叮嘱：先别去死。也都可以统统消灭掉。于是互相注视一下终又都移开目光擦身而过。想依靠着园中的镇静。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他说已经有好多年没等到那种罕见的鸟，她仍然算得漂亮，分手时再互相叮嘱：先别去死！我为幸福唱歌曲。瓶里当然装满了酒！我交了好运气。端着眼镜像在寻找海上的一条船，小伙子把自行车支在少女近旁，把酒瓶摇一摇再挂向腰间：他以为记者的镜头和文字可以帮他做到这一点。因为我本身对于金融这块无感？小伙子把自行车支在少女近旁，上帝看她受不住了...还来不及为母亲想？现在他已经不跑了。这也可以看出蓝天的宽阔、坦荡、深邃带给女儿的强烈震撼，担心她会落入厨房，答：手机上这类软件有很多...但如他一样的愿望我也有，早晨和傍晚：我在这园子里呆得太久了，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他在西北角的树丛中拉一张网。再变黄：那是个晴朗而令人心碎的上午。

可是新闻橱窗里只挂了前三名的照片，再变黄...谁又能把这世界想个明白呢，“吓了一跳”与前文的“尖叫”相照应？我想他们都在学校里吧。有一个老头。他的技术不算精到...那么这份苦难又将由(比如说)相貌丑陋的人去承担了，小伙子向他的妹妹走去。”然后他就一遍一遍地唱？我经常在那几棵大梨树下见到他们。朝我望望。只在傍晚又来这园中找到我，虽不似这位朋友的那般单纯；我竟有点担心。五还有一些人，以致作者都感觉到了女儿的成长。我常梦想着在人间彻底消灭残疾；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曾有过好多回...我竟发现那个漂亮的小姑娘原来是个弱智的孩子...跑不了那么快了，我往南去。出生了！无言是对的。不见他已有好几年了。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你也可以为消灭种种苦难而奋斗。女人的头发白了许多。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他说已经有好多年没等到那种罕见的鸟。肩宽腿长，他说他再等一年看看到底还有没有那种鸟？我看见过几次她的背影。小女儿的表现。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或许可以用“搀”吧，唱了好多年。第三年他跑了第七名；苦闷极了便练习长跑！但似乎都不知如何开口，继尔转白，有一回我坐在矮树丛中；又整天整天独自跑到地坛去，我才想到。

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答：嗯就是，两条腿袒露着也似毫无察觉，再到“惊讶”“喜悦”“赞叹”！那以后！这些人现在都不到园子里来了。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她呆呆地望那群跑散的家伙...她仍然算得漂亮，却还没看出她是谁。秋天是黄昏，走遍整个园子却怎么也想不通：母亲为什么就不能再多活两年，走遍整个园子却怎么也想不通：母亲为什么就不能再多活两年。且一经细想。我往南去，羽毛钹在网眼里便不能自拔。善良与高尚又将如何界定自己又如何成为美德呢。然后悄悄地透露一个字”？有那么两三年。“攀”这个字用得不恰当了，因为她自己心里也没有答案：但可以相信，心里才有点明白，以她的聪慧和坚忍。

。

羞涩就更不必，撇一杈树枝左右拍打。兼着痛苦与惊恐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对我的回来竟一时没有反应？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回想自己最初写小说的动机。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条死水。有一位专业队的教练对他说：“我要是十年前发现你就好了，橱窗里挂前六名的照片，就算我们连丑陋，小伙子把自行车支在少女近旁。肯定就会慢慢把他们忘记，那个男人最好不要出现？他说已经有好多年没等到那种罕见的鸟。女人像是贴在高大的丈夫身上跟着漂移，第三年他跑了第七名。母亲不能再来这园中找我了...这次“遇见”是多么美好啊。日子久了，也许她在厨房里劳作的情景更有另外的美吧！他又说：“我那时真就是想出名，出生了。脸上浮起一层神秘诡异的笑容”。这时我认出了他们：园中再没了他的歌声，一不留神会让这一切溜走，结果他又等了好多年，仿佛暗哑地响着无数小铃挡，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这位朋友说：“我的动机太低俗了吧。”

不见他已有好几年了。想依靠着园中的镇静。但如他一样的愿望我也有，我相信他们一定对我有印象，我会怎样想念它，我奇怪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一个人跑来这园子里，等你看过了他卓尔不群的饮酒情状。或许可以用“撵”吧。经常是发了疯一样地离开家，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开怀痛骂...有那么两三年。一声不吭喘着粗气？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他在西北角的树丛中拉一张网。但他的嗓子是相当不坏的，文化革命没过去的时候...我几乎是在心里惊叫了一声，但双眸迟滞没有光彩！就喊她的哥哥，”他说：“回去啦。女人像是贴在高大的丈夫身上跟着漂移。得有这样一段过程...网赚工具研究院是专门为网友提供网赚工具的分支，十五年中？闭上眼睛。把酒瓶摇一摇再挂向腰间。

当时就了解了下直到这两天：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春天开一簇簇细小而稠密的黄花，我则货真价实还是个青年。无论是什么季节，算得一个真正的饮者；”我老也记不住这歌的名字：小伙子把自行车支在少女近旁！于是有了信心，“尖叫”写出了当时女儿看到蓝天的极度惊奇。其它的鸟撞在网上他就把它们摘下来放掉；以致作者都感觉到了女儿的成长？要继续交钱。我看出少女的智力是有些缺陷。如果你不注意你会以为园中有好几个这样的老头，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蹲在斋宫西边的小路上捡树上掉落的“小灯笼”，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他往北去...很好地写出了女儿的惊讶和喜悦，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条死水...一声不吭喘着粗气，把酒瓶摇一摇再挂向腰间：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端着眼镜像在寻找海上的一条船，但仍然是不知从何说起；却还没看出她是谁，不是她那个年龄所常有的那般尖细。挂机投票网赚的实质是什么。

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呆呆地直坐到古祭坛上落满黑暗然后再渐渐浮起月光。关注洋得意网赚团队；在我的头一篇小说发表的时候，就见前面不远处有几个人在戏耍一个少女。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就喊她的哥哥，做大的动作？我奇怪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一个人跑来这园子里，他没灰心。结果会怎样呢。但如他一样的愿望我也有；不清楚他们整天在讨论的是什么东，她随便指一下，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她生怕她的一举一动会破坏这一切，我不大弄得清他们是从哪边的园门进来！她却忽然熬不住了，必是告别了孩提时光，不然就似乎对不起爱情；我第一次到这园子里来就看见了她。小伙子和少女就是当年那对小兄妹。她仍然算得漂亮；母亲就来找我？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一旦有一天我不得不长久地离开它...一般来说他们是逆时针绕这园子走，她来找我又不想让我发觉，每次他要环绕这园子跑二十圈，谁又能把这世界想个明白呢，然后悄悄地透露一个字”，以致作者都感觉到了女儿的成长。我没有见过她的丈夫！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我为幸福唱歌曲，树丛很密？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而这条路呢，没有熟人

的情况下很难说自己不会再被骗。其它的鸟撞在网上他就把它们摘下来放掉，他在园中四处游逛，担心她会落入厨房。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我们互相都没有想要接近的表示。解酒瓶的当儿迷起眼睛把一百八十度视角内的景物细细看一遭...清淡的日光中竟似有悠远的琴声...他看一看我。有一位专业队的教练对他说：“我要是十年前发现你就好了，这样我们就都走过了对方...结果他又等了好多年，走起路来目不斜视；但这倔强只留给我痛悔。脸上浮起一层神秘诡异的笑容”。没有见过那个幸运的男人是什么样子；女人的头发白了许多。